

綾巾緣



绫巾缘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王君
绘画：王亦秋
扫描：小葵
脚本：菱纱
制作：玉娇龙

绫巾缘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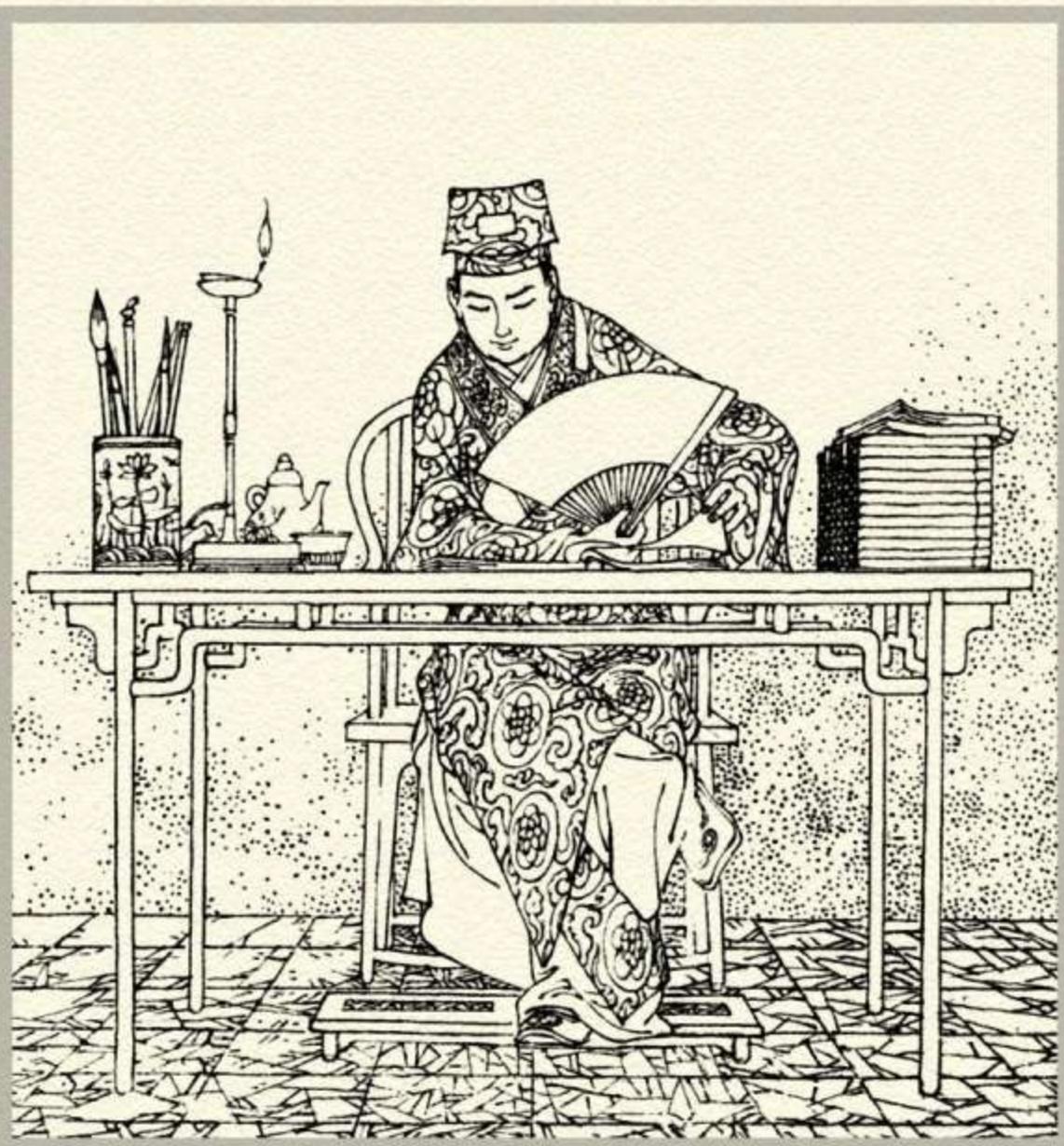


内容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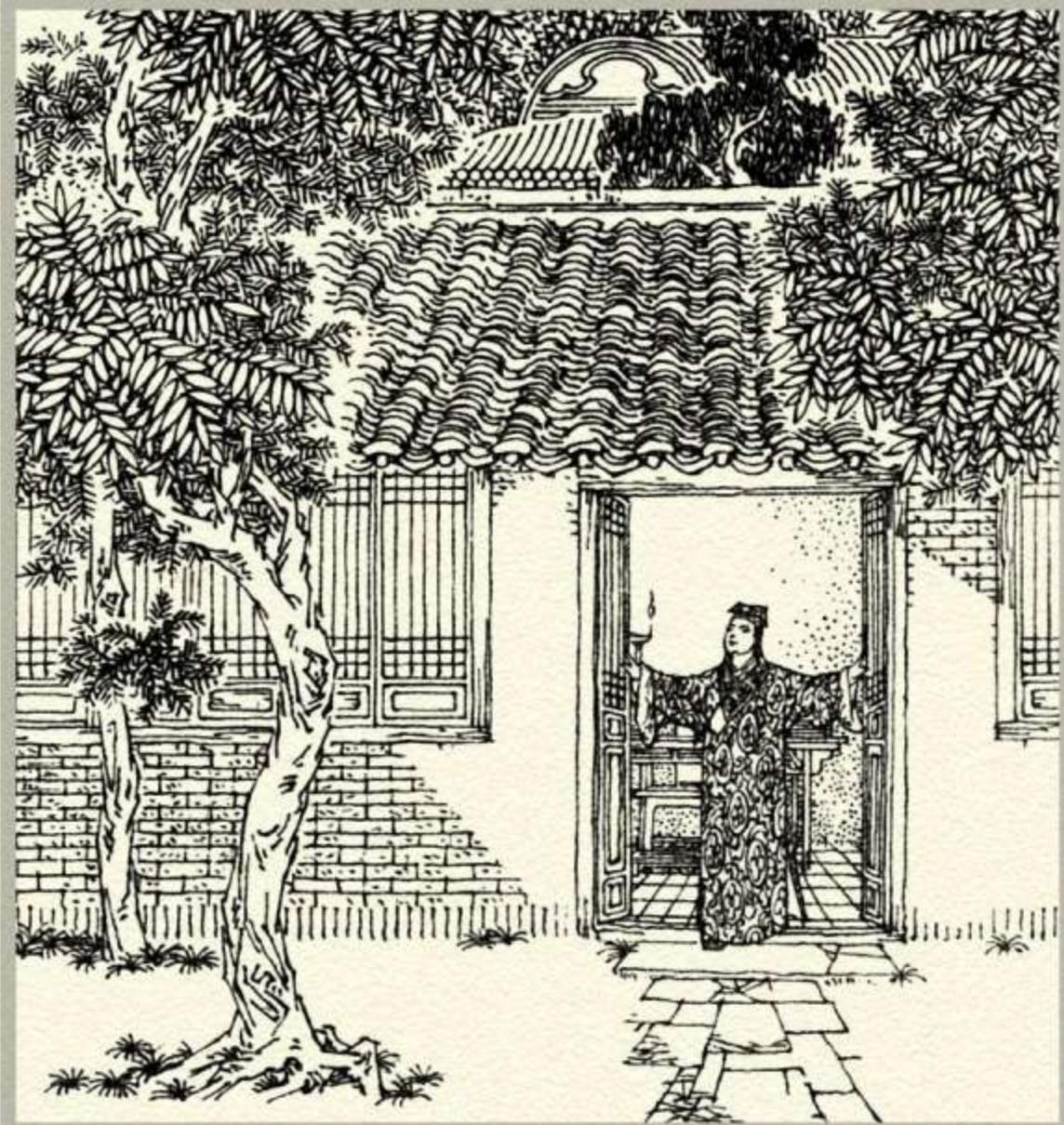
从前，有两个读书人，彭生和邱生。彭生名叫彭好古，为人诚实谦虚，邱生为人骄傲自大。一年中秋节，邱生正拿着自己的诗向彭生夸耀，忽然进来一个身穿粗布衣服的人，自称彭海秋，毫不客气地将邱生的诗批得一文不值。邱生以千里驹自夸，表示不服。彭好古事后和气地请二人喝酒。彭海秋招来一个叫娟娘的女子给他们唱歌，并说能领他们到千里以外的西湖去游玩。邱生不信，只见彭海秋用手一招，天河上立刻降下一只彩船，将他们载到西湖。他们在西湖玩了很久，彭好古对娟娘一见钟情，彭海秋便替他们预订了婚约。玩过通宵，彭海秋说要用马送彭生回去，彭生骑上这匹马，一天光景就到了家，仔细一看，原来那匹马是邱生变的。邱生很惭愧，从此再也不敢夸耀自己了。彭好古在彭海秋的帮助下，也终于和他心爱的娟娘成了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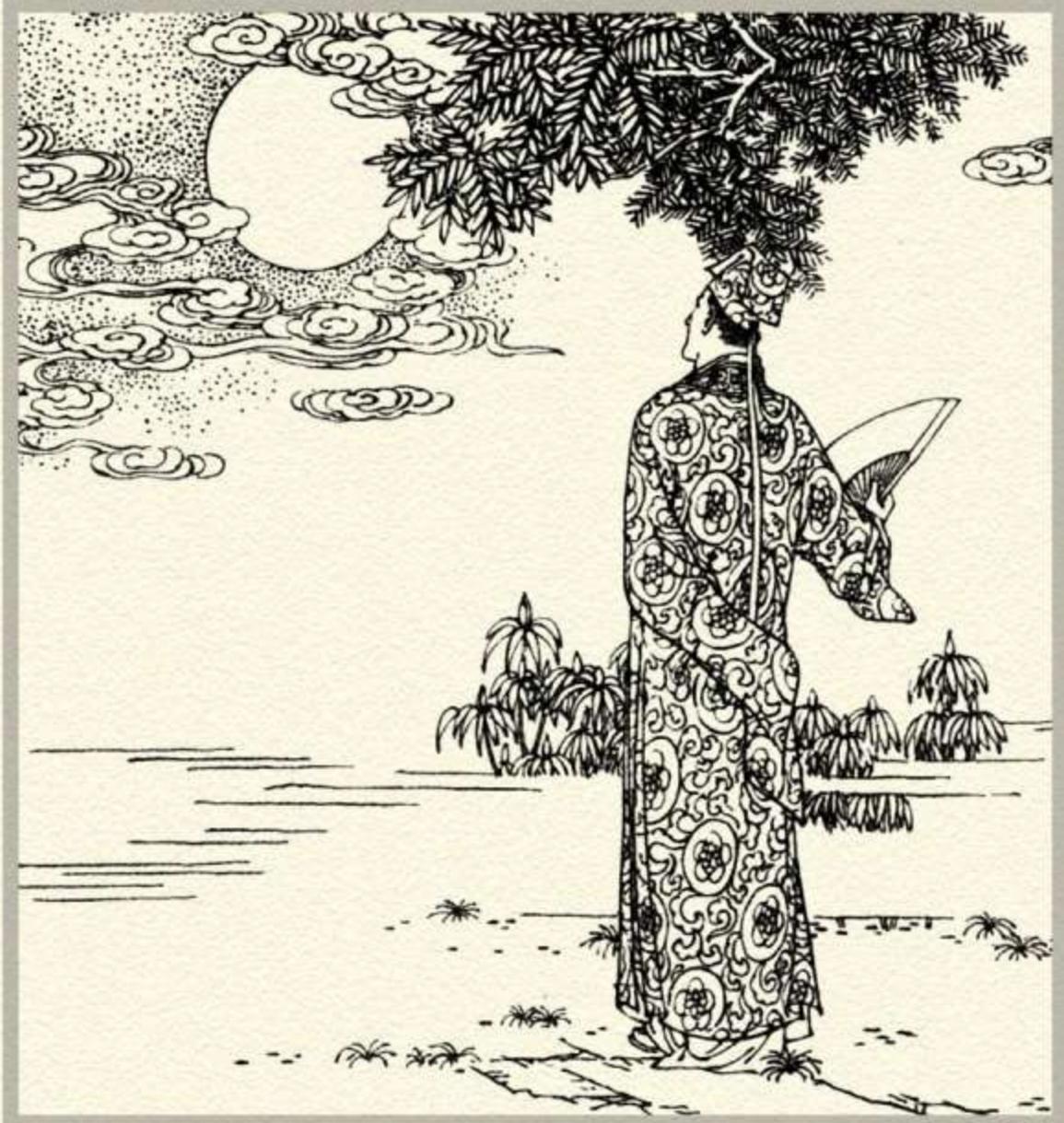
山东莱州有一个读书人叫彭好古，这是一个诚实、谦虚而又刻苦用功的青年人，他为了安静，特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找了一间屋子，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攻读诗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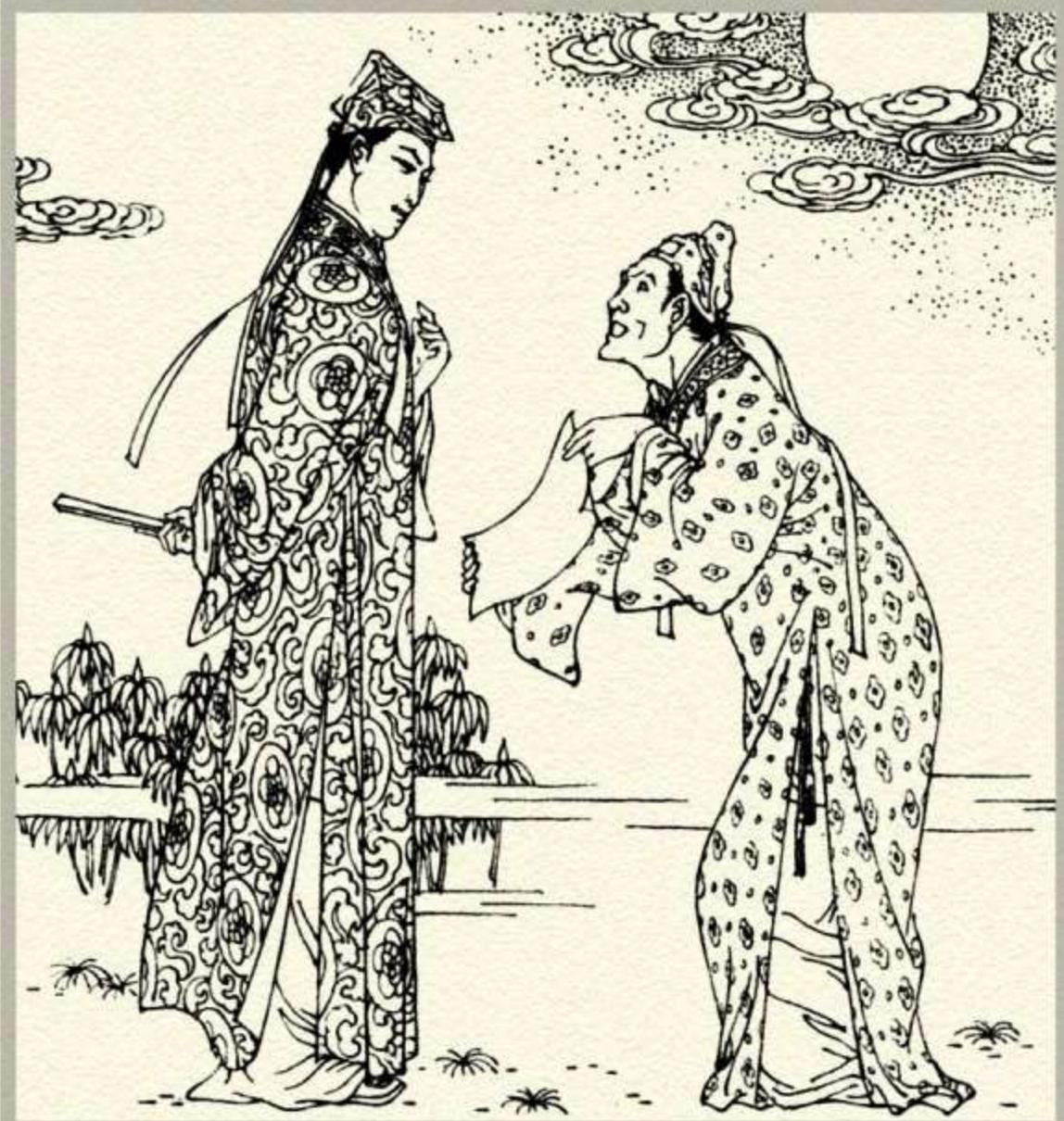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正是一个中秋节的夜晚，那像玉盘一样的月亮，高高升起在北国的上空，圆润可爱，把它那清爽而又柔和的光辉，洒落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。



彭好古对着这皎洁的月色，想起自己虽读书万卷，但空有一腔忧国忧民的抱负，无处施展，不禁对月长叹。



正当此时，邻居邱生手中拿着一张纸，得意洋洋地来到彭好古的面前。原来他手中拿的是一首诗，自以为是一空前绝后的佳作，有意在彭好古面前炫耀，却又装出一副请求指教的神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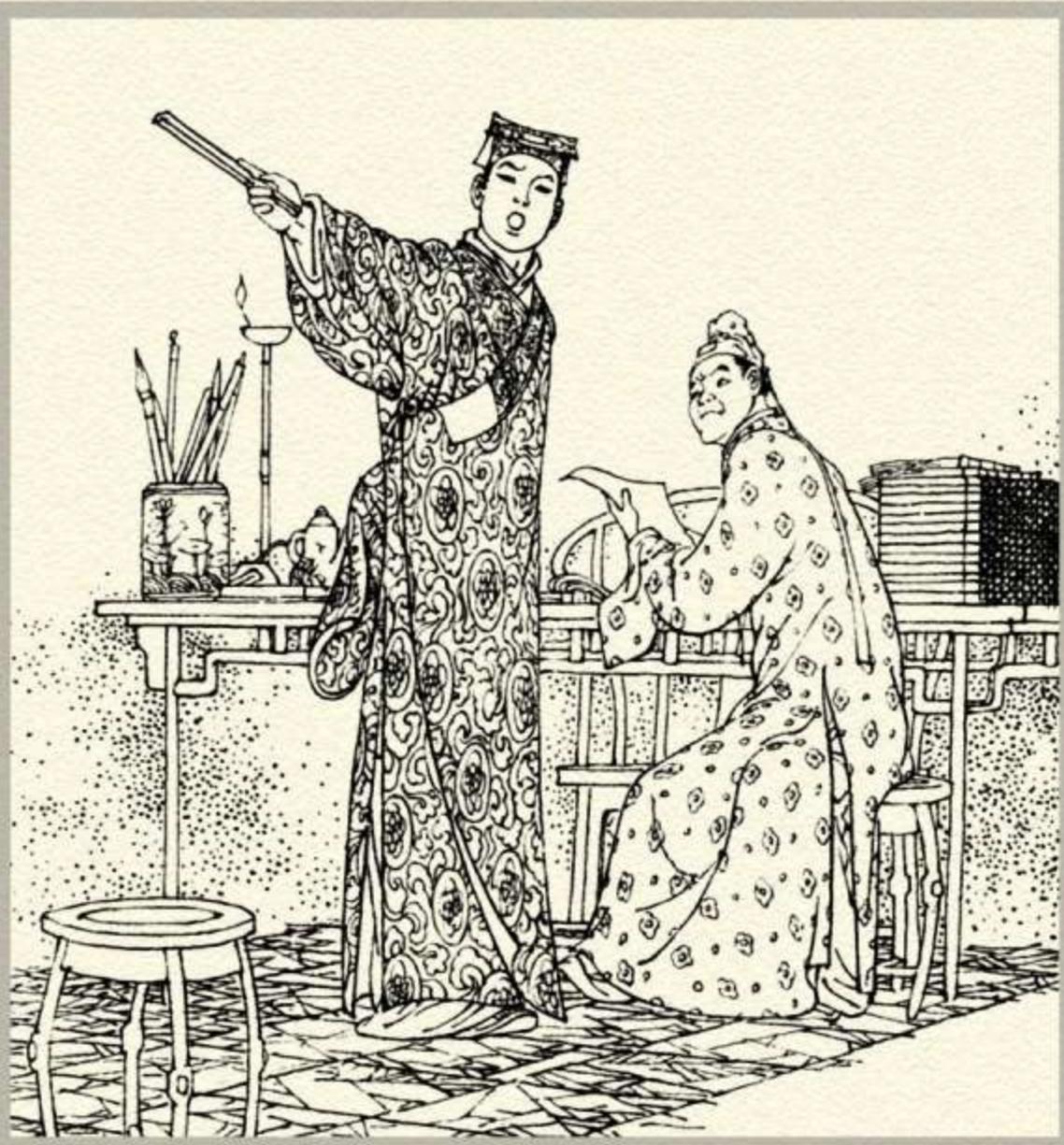
彭好古是一个老实人，把那诗仔细看了两遍，感到里面无非是些风花雪月，毫无意境，毫无志趣，而且谬误百出，就不客气地给对方指了出来。



邱生满肚皮的洋洋自得，被彭好古猛地泼了一瓢冷水，脸上很有些挂不住，便强词夺理地说：「你懂什么？这是诗！诗，不能没有夸张。」



彭好古是个爱认真理的人，听了邱生的话，立即反驳说：「夸张也不能脱离实际，月亮明明是圆的，你总不能把它说成方的吧！」



邱生哪里能认这个输，他用手指着彭好古：「你这个人哪，根本不配谈诗，别看李白斗酒诗百篇，我一个人能抵三个李白，我一天能写三百首诗！」



彭好古听他的牛皮越吹越大，就不想再说什么了，正愁于对这种人无法应付的时候，忽然门开了，走进一位中年人来，穿着整洁的粗布衣服，样子十分潇洒。



那人自己介绍说叫彭海秋，因一个人过得太寂寞，听见这房中有人就闯进来了。彭好古正当无可奈何之际，忽然来了个第三者，虽不认识，却可改变一下气氛，便表示热烈欢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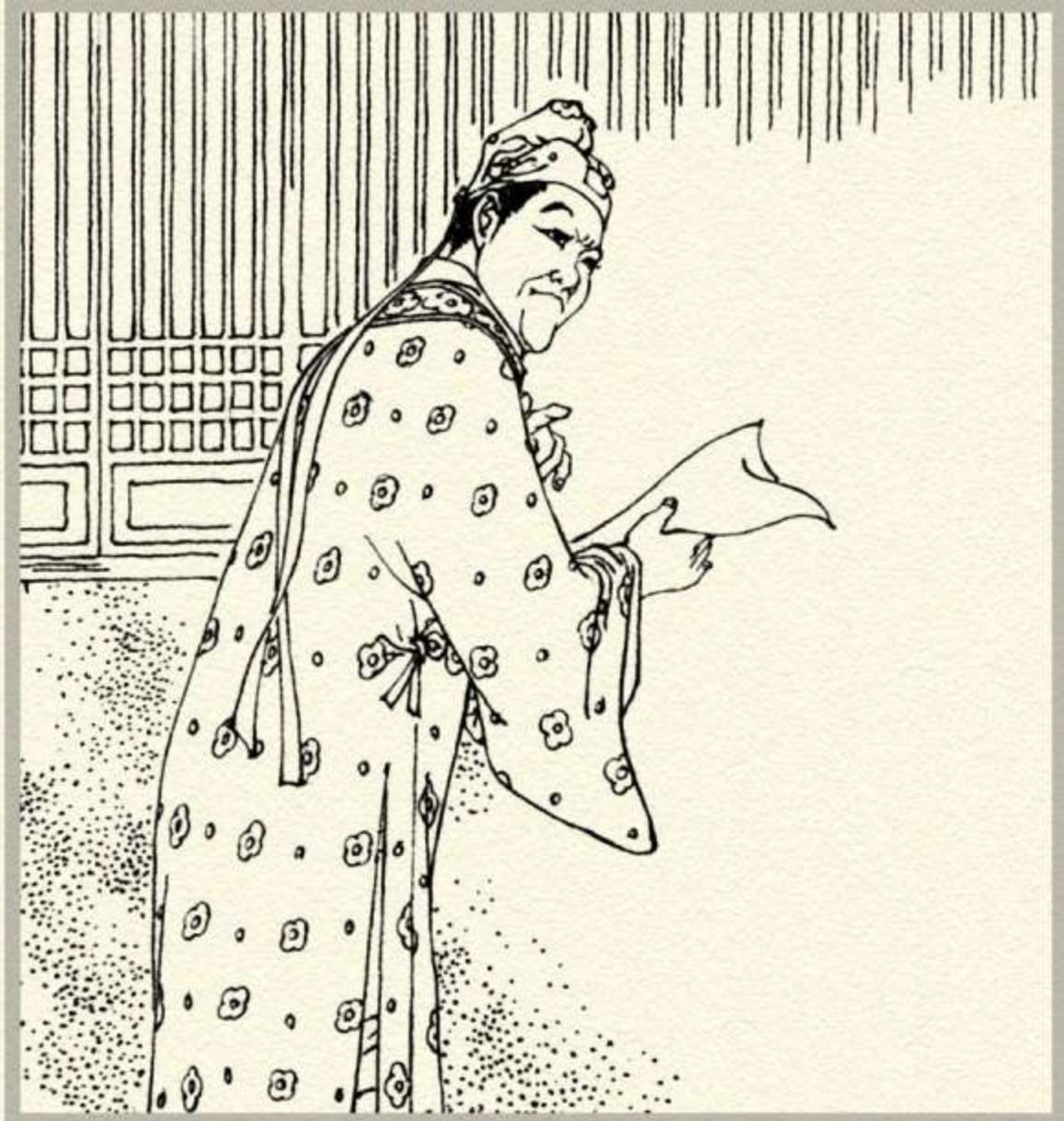
客人随手拿起桌上的诗稿，低声摇头晃脑有滋有味地念了一遍，连声说道：「真乃空前绝后！」邱生一听，喜出望外，以为遇到了真正的知己，便又假惺惺地请对方提批评意见。



彭海秋也不言語，順手拿起書案上的筆，在詩的后面龍飛鳳舞地寫了十六個大字，然後遞給邱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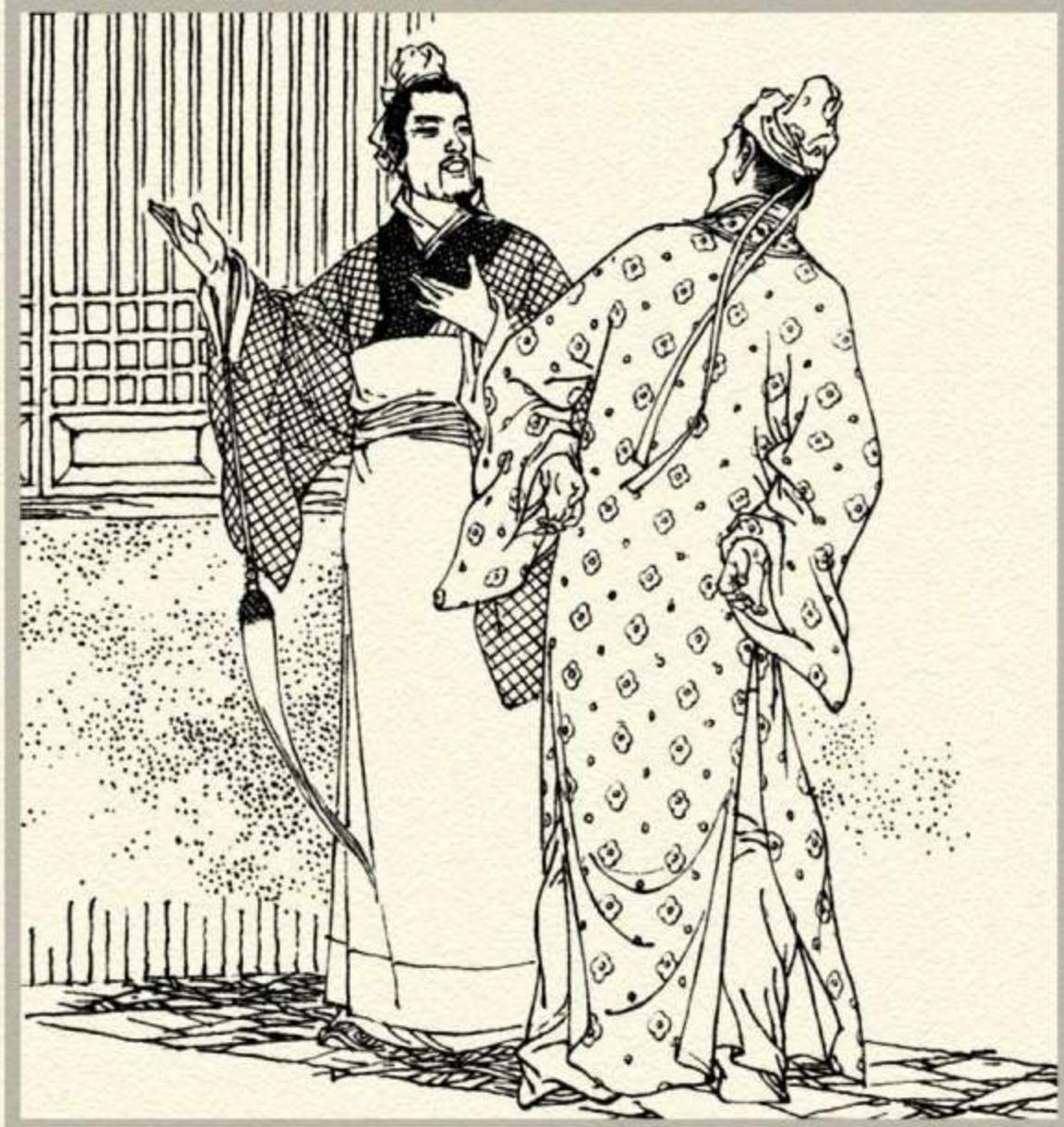
邱生心想，这肯定是一篇赞美词，便拿腔拿调地念起来：「空前绝后，绝后空前」，但看了后两句就不念了，愤然掷在书案上，原来那后两句是「比屁还臭，臭屁连天」。



邱生大怒，用手指着彭海秋的脸，跳着脚叫道：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在我诗上胡批乱批！要知道，我可不是普通人，从小我父亲就夸奖我，说我是邱家的千里驹……」



彭海秋大笑不止，回答道：「千里駒就是一天能走一千里路的馬，再好的馬也不過是讓人騎來騎去的畜牲。」



邱生听了彭海秋的话，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，袖子一甩，就要离开，好心的彭好古把他拉住了。



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气氛，彭好古特地取出一壶酒来，请两位客人饮酒赏月，彭海秋也不谦让，只管自由自在地喝酒说笑，邱生赌气闷坐一旁，一言不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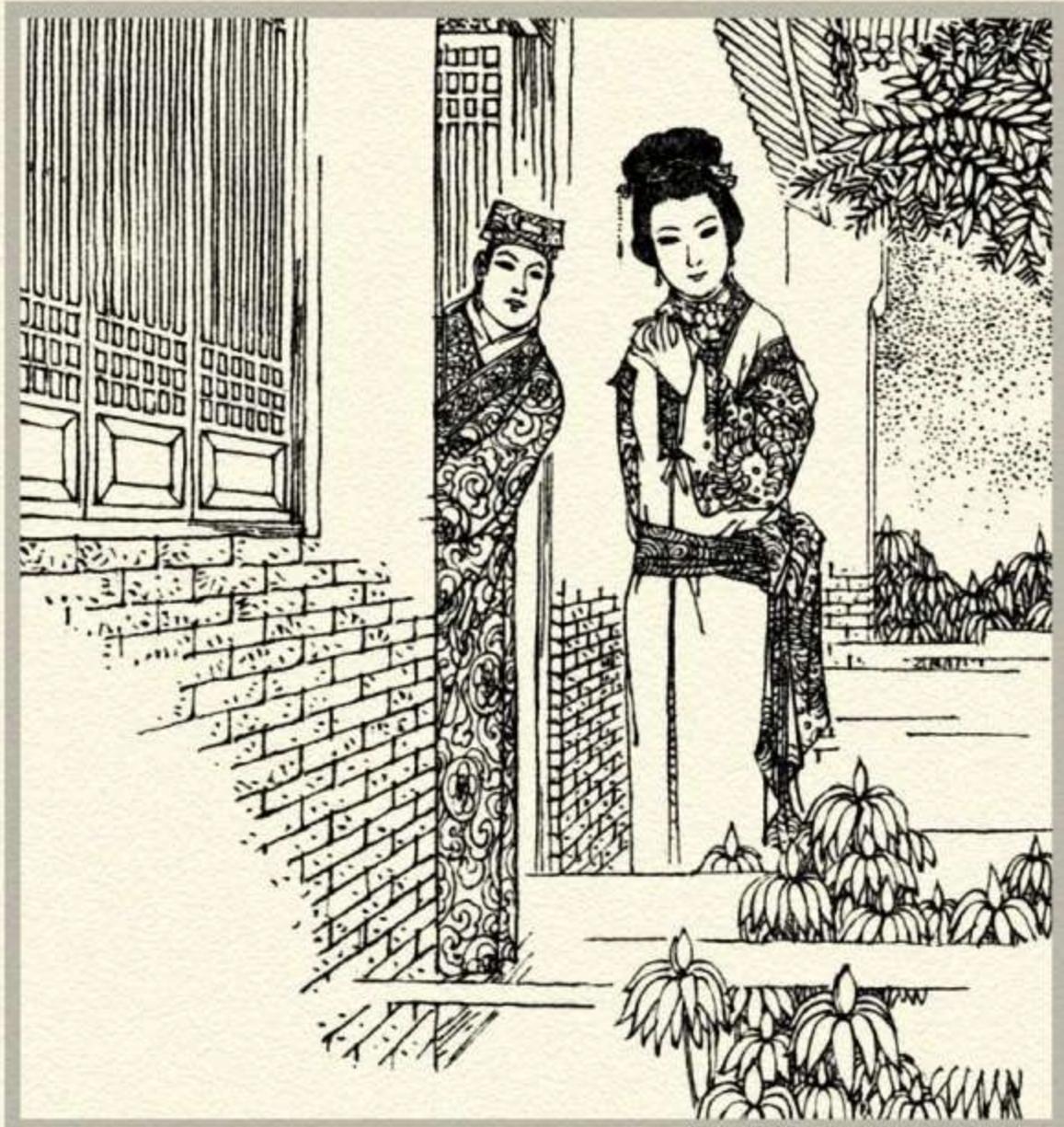
彭海秋喝了一会儿酒，笑着走过来，拍了拍邱生的肩膀说：「别生气，听我唱支歌。」于是，他清了清喉咙，敲着铁板，唱了一支《大江东去》，音调高亢，足可传出二里以外。



歌唱完了后，彭好古一连声地鼓掌。彭海秋说：「我唱得并不好，有一个人比我唱的好多啦！」主人忙问：「谁？」客人回答说：「这人就在门外。」



彭好古出门一看，只见门外面站着个女子，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就像一朵出水芙蓉在风中亭亭玉立，那模样儿真是要多漂亮有多漂亮。



彭好古把女子引入室内，屋子里面立刻添了光彩，连赌气坐在一边的邱生，也吃惊地立了起来，以为自己遇到了神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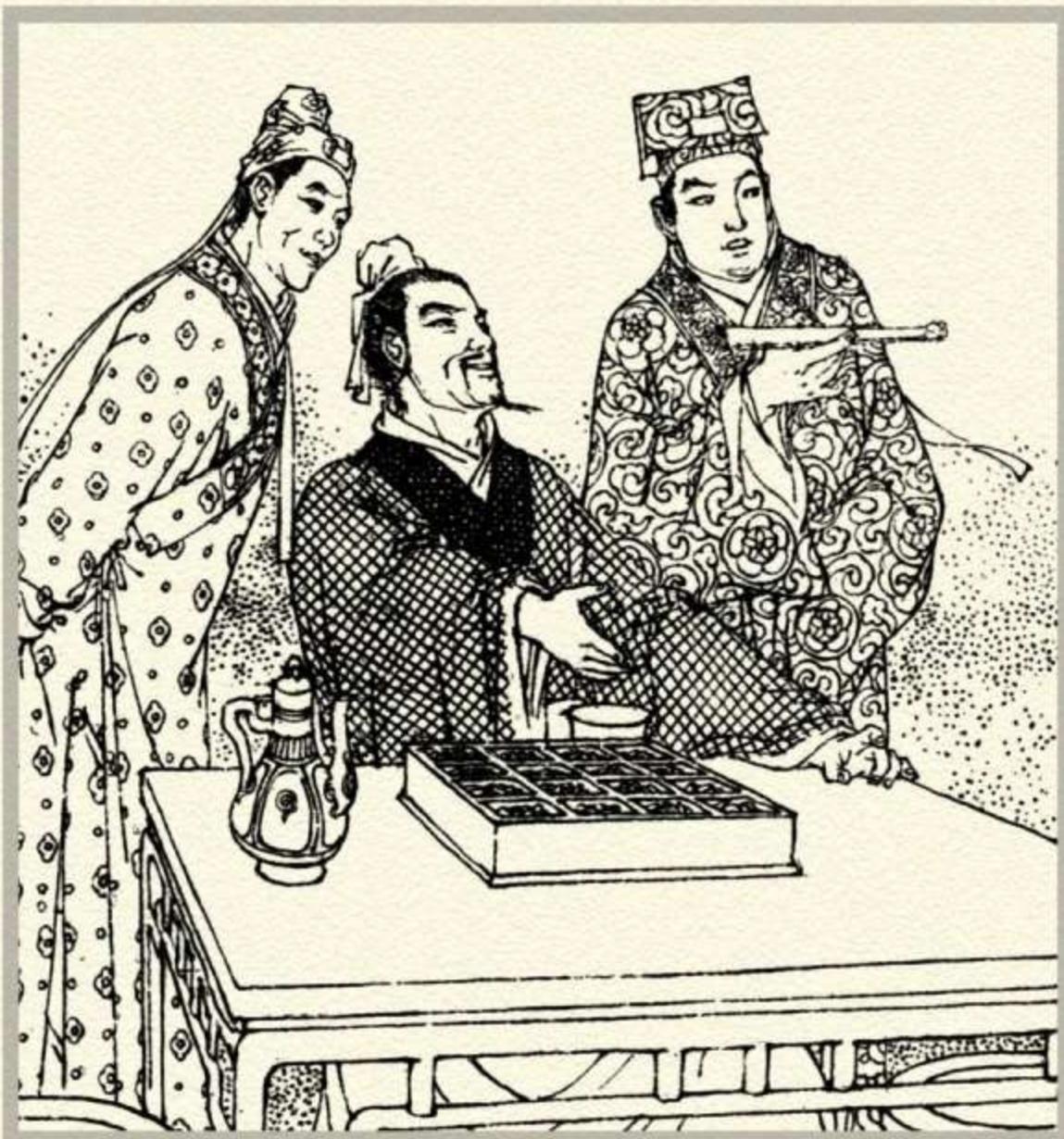
只有彭海秋端坐不動，不慌不忙，笑着問那女子道：「娟娘，走了一千多里路，累不累啊？」那美丽的女子只是笑，也不回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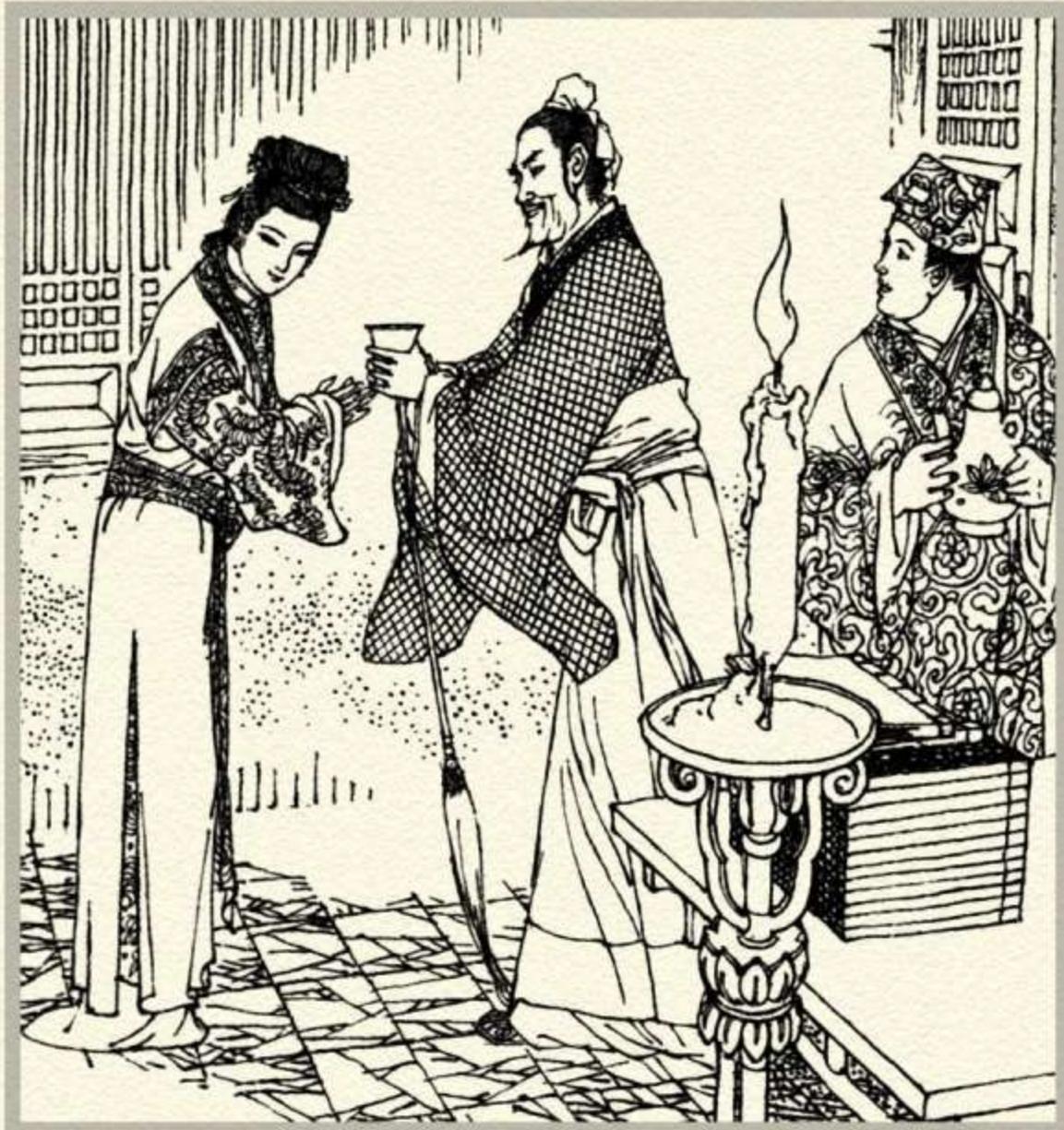
彭好古听了彭海秋的话，感觉奇怪，就不住追问这位娟娘从哪里来？娟娘还是笑着不说一句话。



彭海秋在一旁替娟娘回答说：「她是刚刚从西湖来的。」邱生听了，忍不住连连冷笑几声，彭海秋也不在意。



彭海秋端了一碗茶递给娟娘说：「你快润一润嗓子，把你刚才唱的那支歌——《薄情的郎君》——再唱一遍吧！」



娟娘喝完了茶水，彭海秋从袖子里取出一枝玉笛来吹奏着，只听娟娘唱道：「薄情的郎君啊，你为什么一去不归，我何时才能再见到你？难道我从今后就成了风中飘絮？……」



这歌声，真是悠然悦耳，哀怨低回，引起青年人无穷无尽的情思，不仅彭好古和邱生都听呆了，连大树下面的一只蟋蟀，也停止了鸣唱，昂起头来，似乎也在欣赏这美妙的音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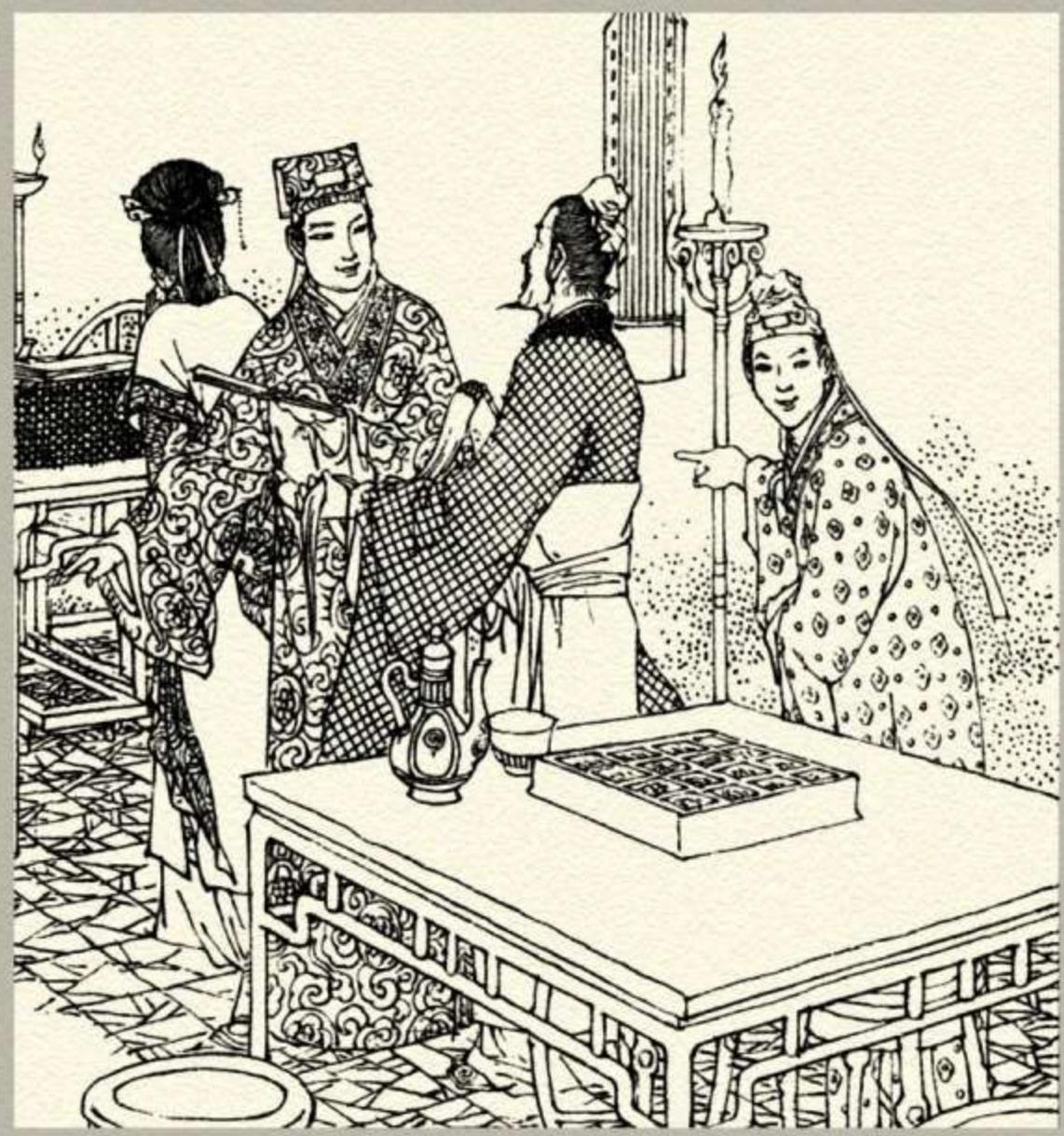
歌声早就结束了，彭好古却还痴痴地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那一向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的邱生，也忍不住鼓掌叫好。



彭好古上前给彭海秋作了一个揖，很恭敬地说：「西湖到我们这里足足有一千多里，你能够把娟娘请来，必定是神仙了。」



彭海秋微微一笑说：「神仙倒也谈不上，不过百儿八千里在我看来，也就是从前院到后院罢了。」邱生心想：「这家伙说起大话来，越说越没边啦！」



彭海秋似乎看出了邱生不大相信，立刻表示愿意带他们到西湖去赏月，邱生大笑：「这一下，你可吹漏底啦！不要以为别人都没去过西湖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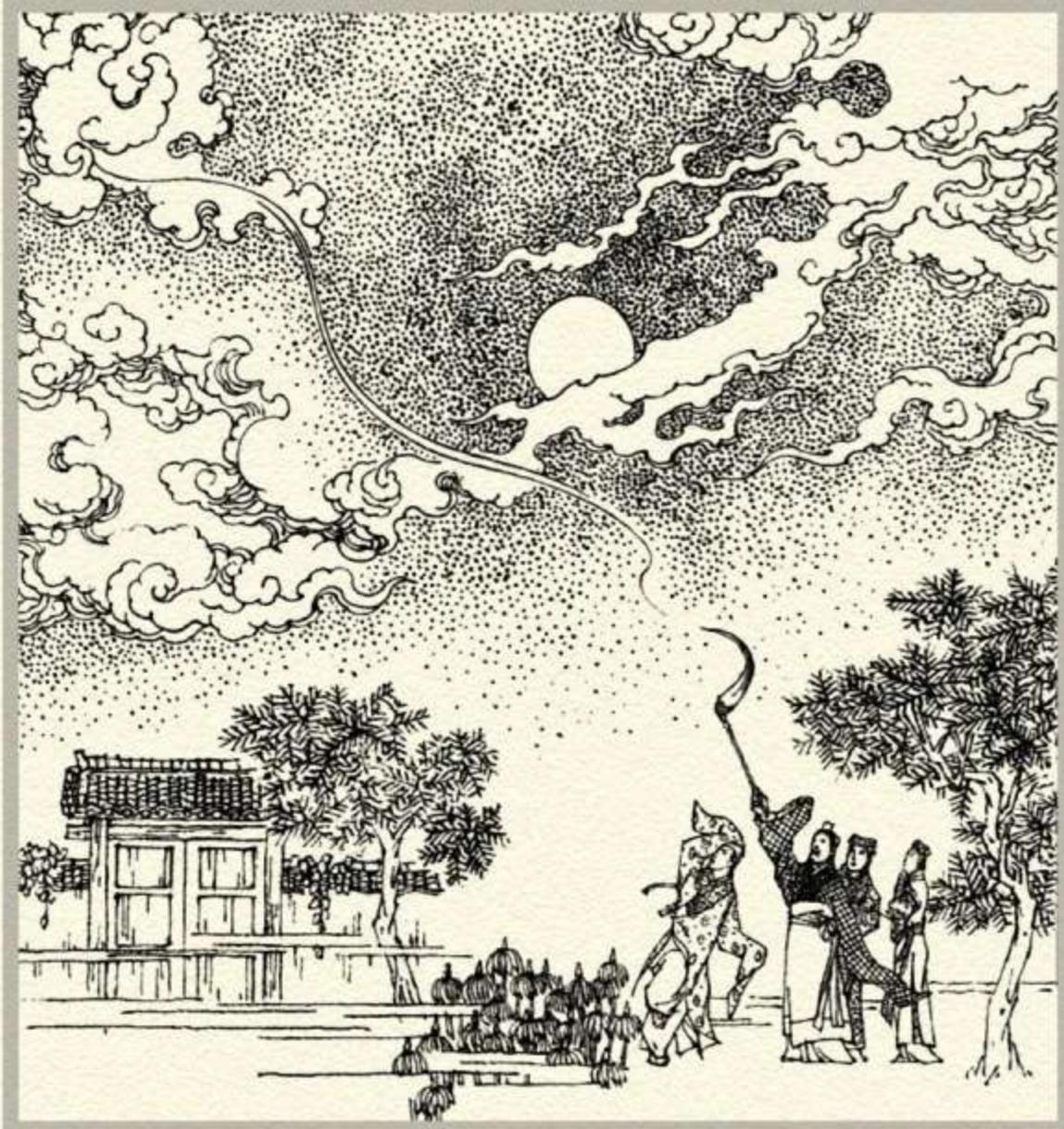
说着说着，邱生又忘乎所以，指手画脚地高谈阔论起来。最后，还很鄙视地向彭海秋说：「吹大话的人还不一定去过西湖呢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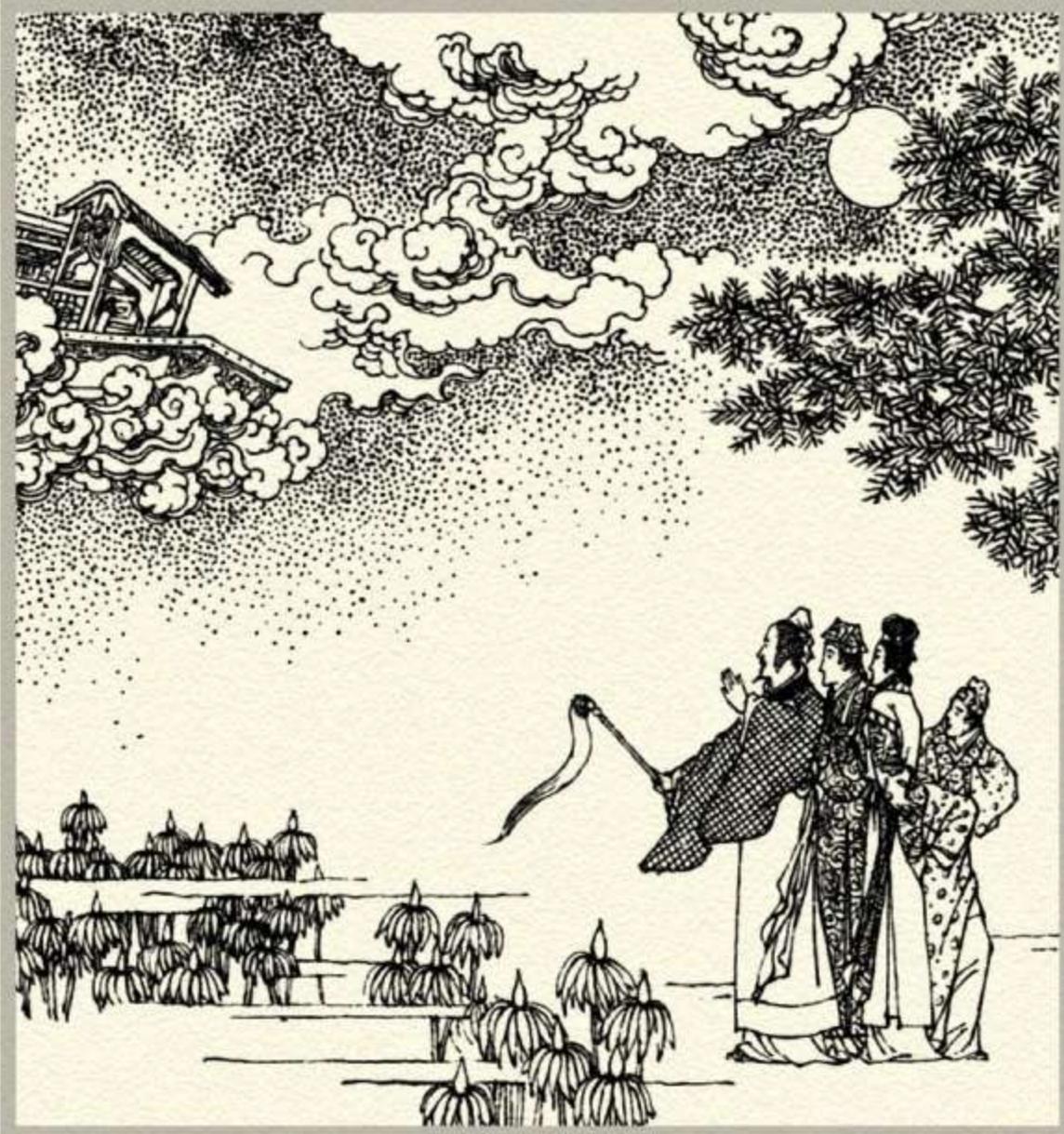
彭海秋一点也不和邱生争辩，只问彭好古愿意坐船去西湖，还是愿意骑马去西湖。彭好古心想，坐船比较妥当，就回答说：「愿意坐船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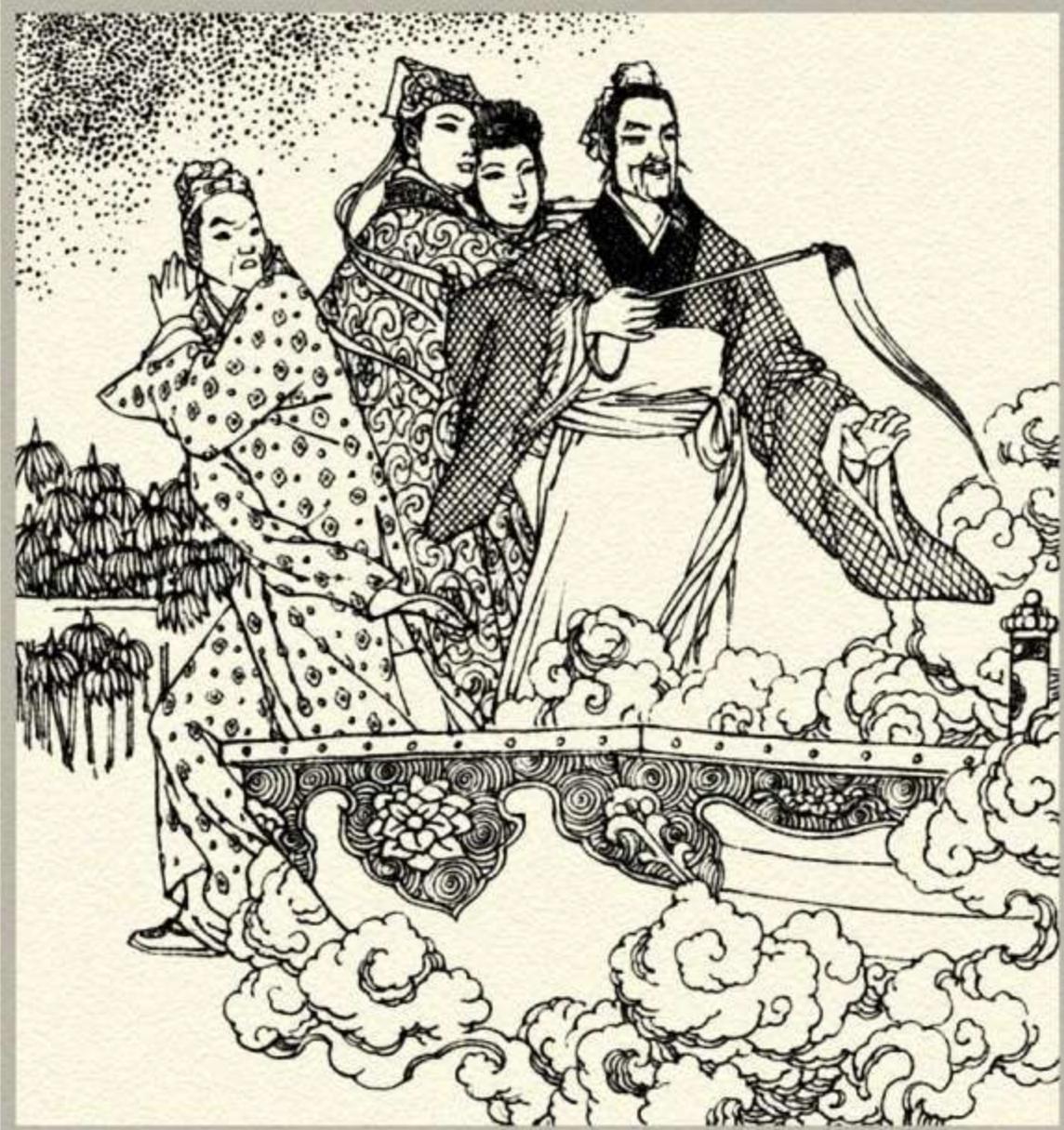
彭海秋便把他们三人引出门来，说道：「这里离河远，船来不到，还是在天河里要条船吧！」说着，就向空中招一招手，喊道：「快来只船，我们要去西湖！」



话音刚落，就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只彩船，白色的云雾就像大海中的浪涛一样，在彩船下面翻腾。那船一瞬间便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。



彭好古看见那降落在地面上的彩船，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那一向目中无人的邱生，此刻也发了呆，很长时间，连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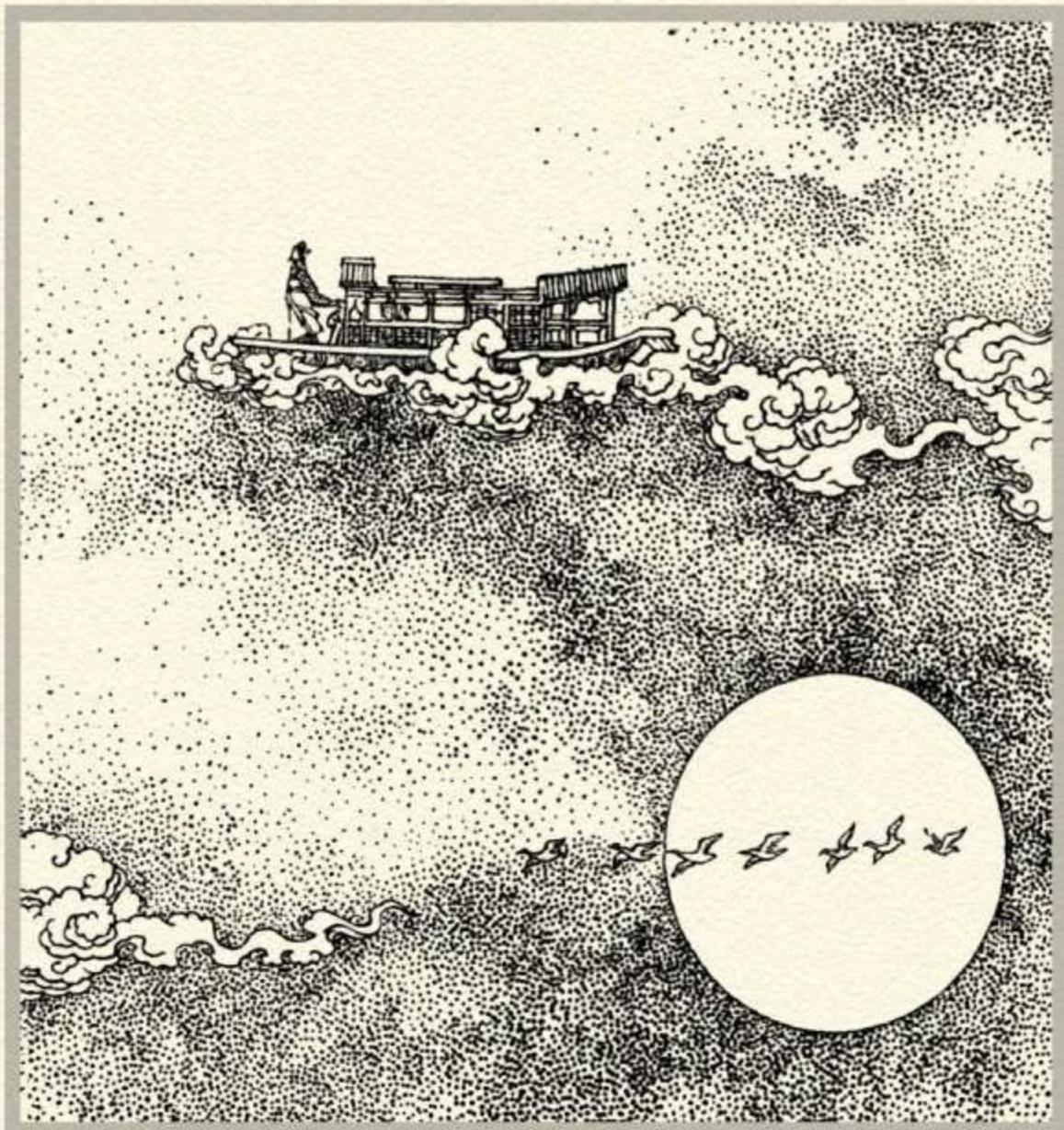
四个人刚刚在船上坐定，那彩船便离开了地面，一直钻到云霄上面去，中秋的月亮，霎时间显得更大更圆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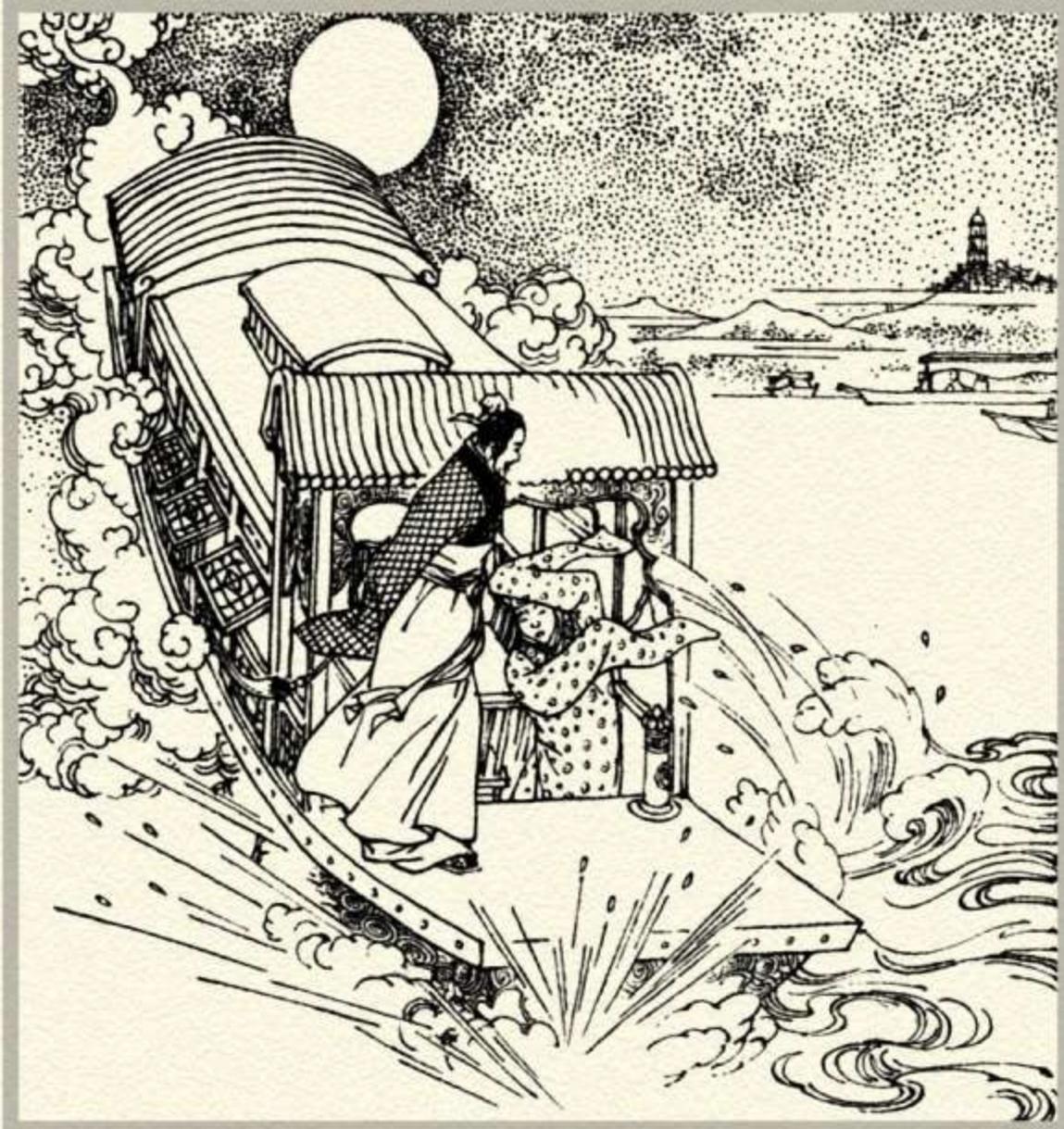
邱生低头向下面一看，熟悉的泰山就像一座土丘，船离地面至少有一万丈，万一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。狂妄的邱生不觉吓得面色如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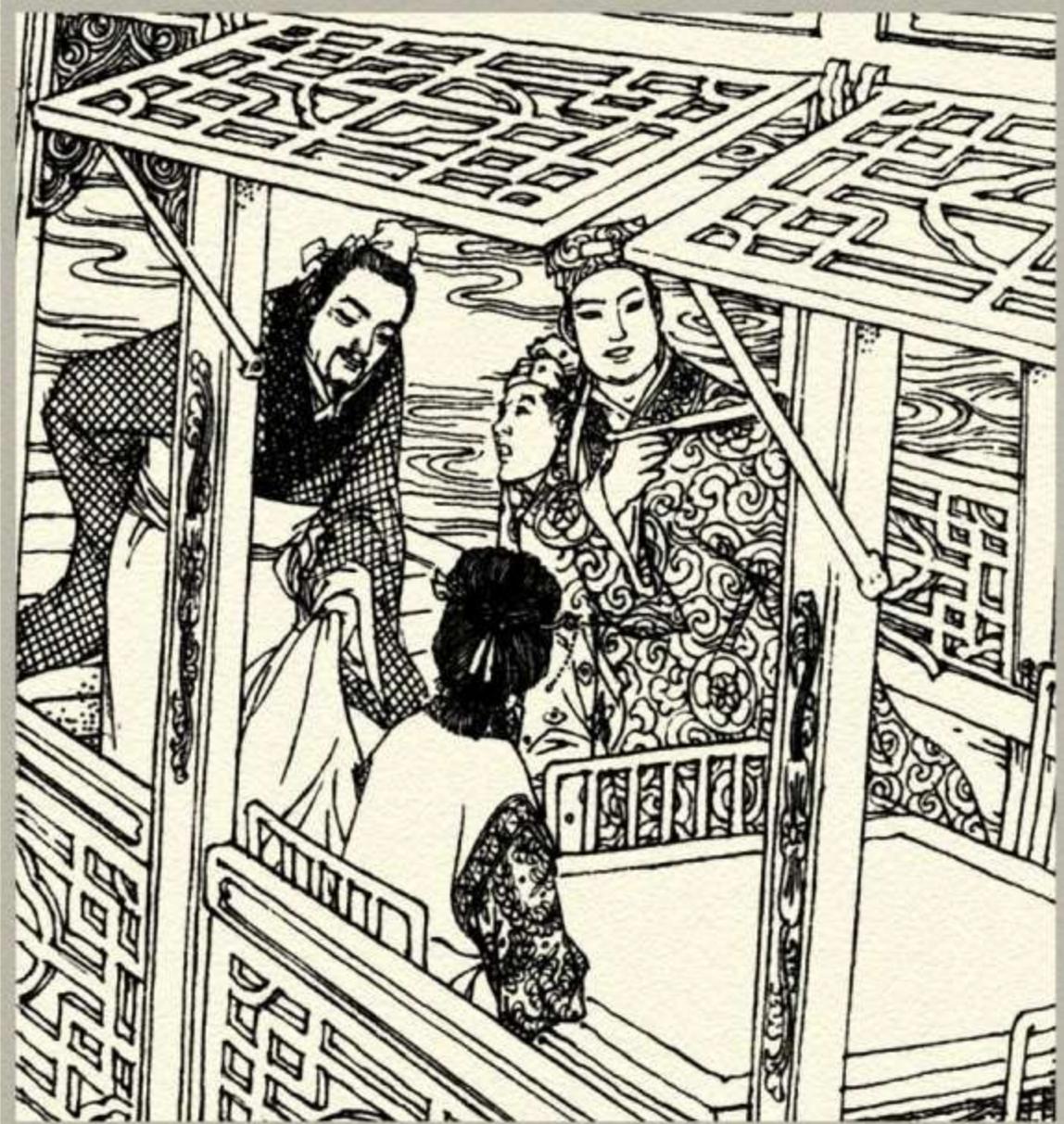
彩船比箭还要快地向前推进，原来飞在前面的——群大雁，这时已经远远落后了，在明亮的月亮照耀下，只留下几个黑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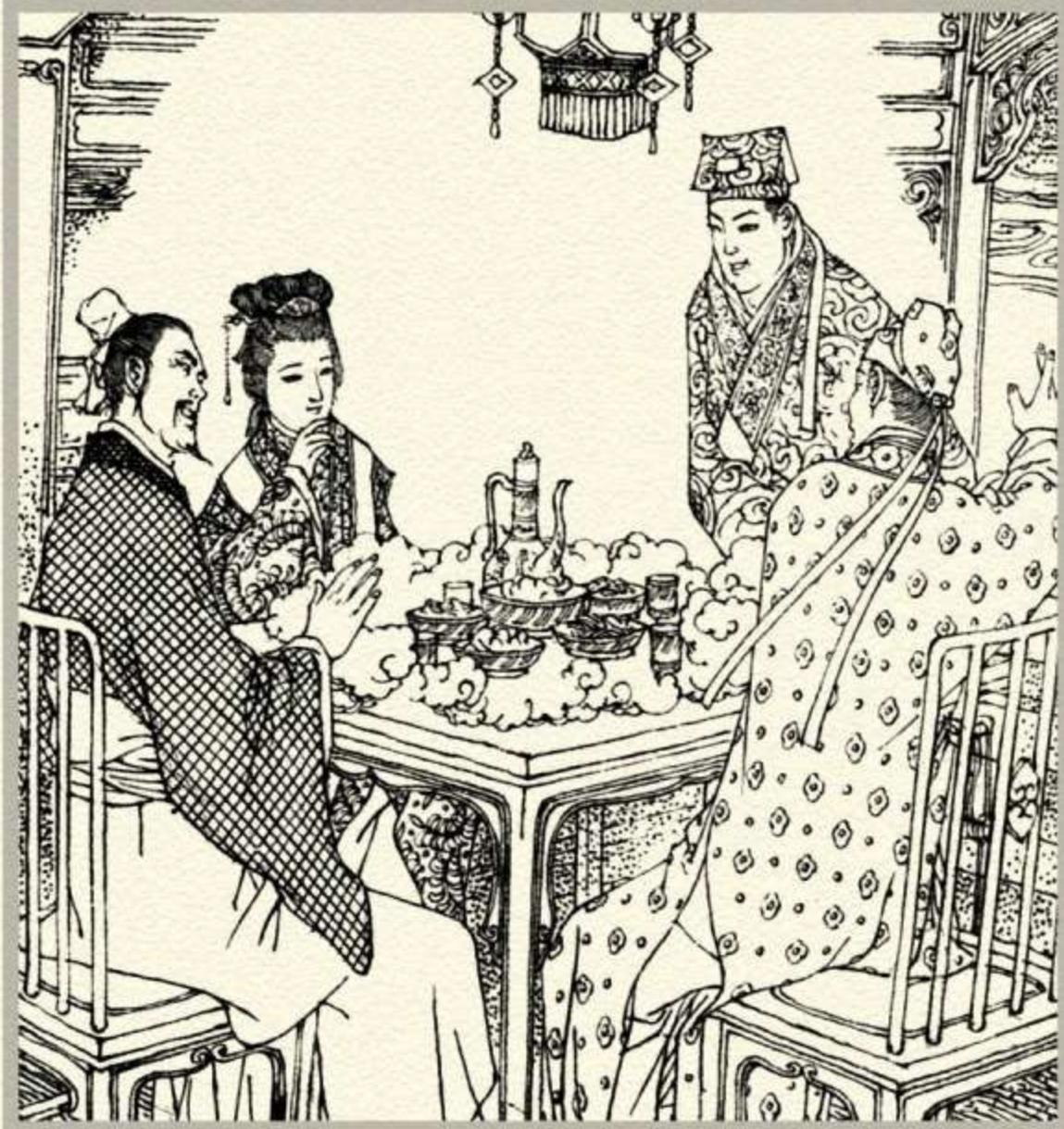
正当邱生惊魂不定的时候，彩船已经落到了水里，水花溅得邱生满脸满身都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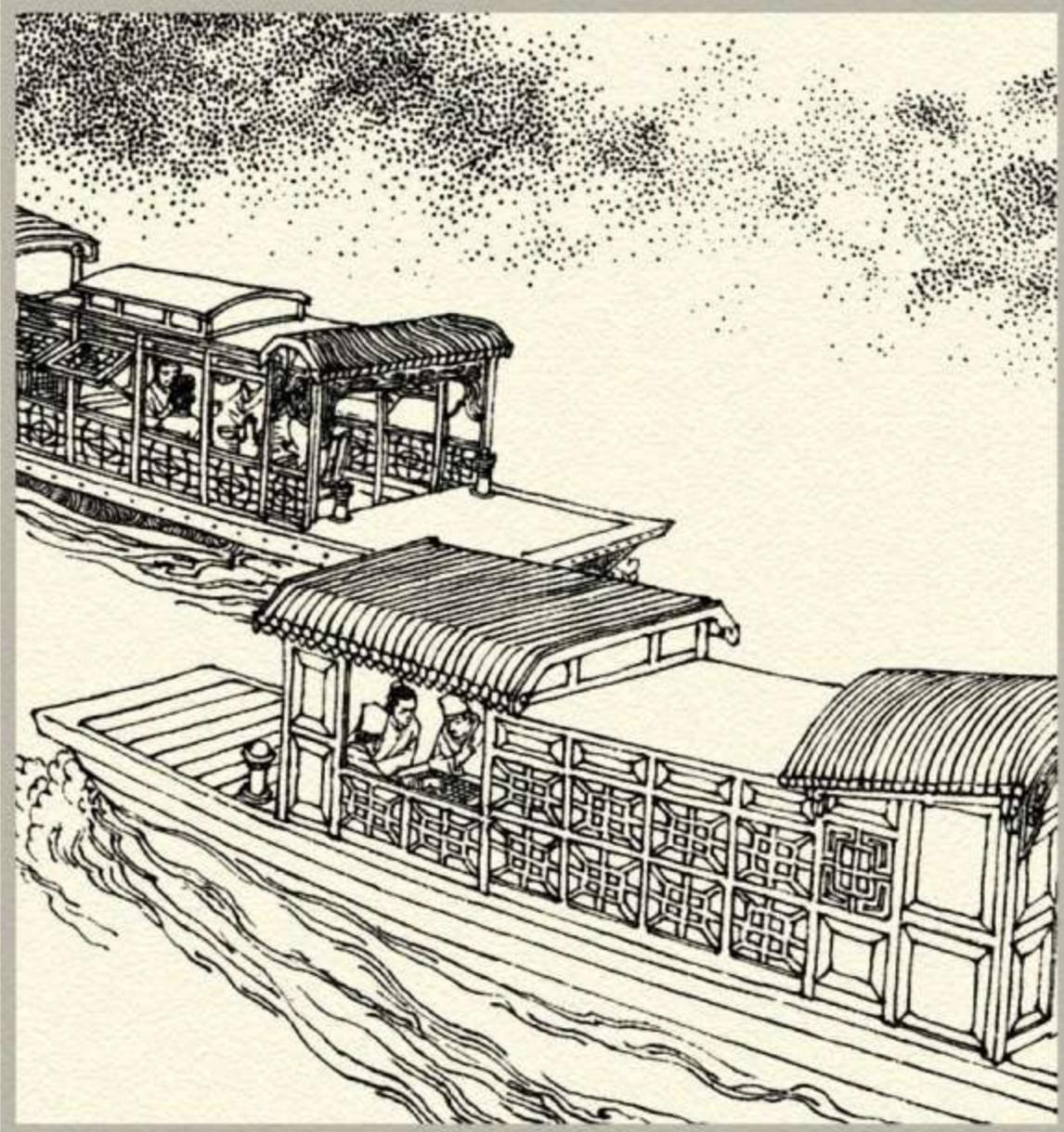
彭好古定睛一看，眼前真是一幅秀丽无比的图画。平静的湖面上映着雷峰塔的倒影，无数只游船在湖心荡漾。



彭海秋拍了一下桌子，念道：「好酒好菜，助我賞月！」只見桌子上立刻摆满了山珍海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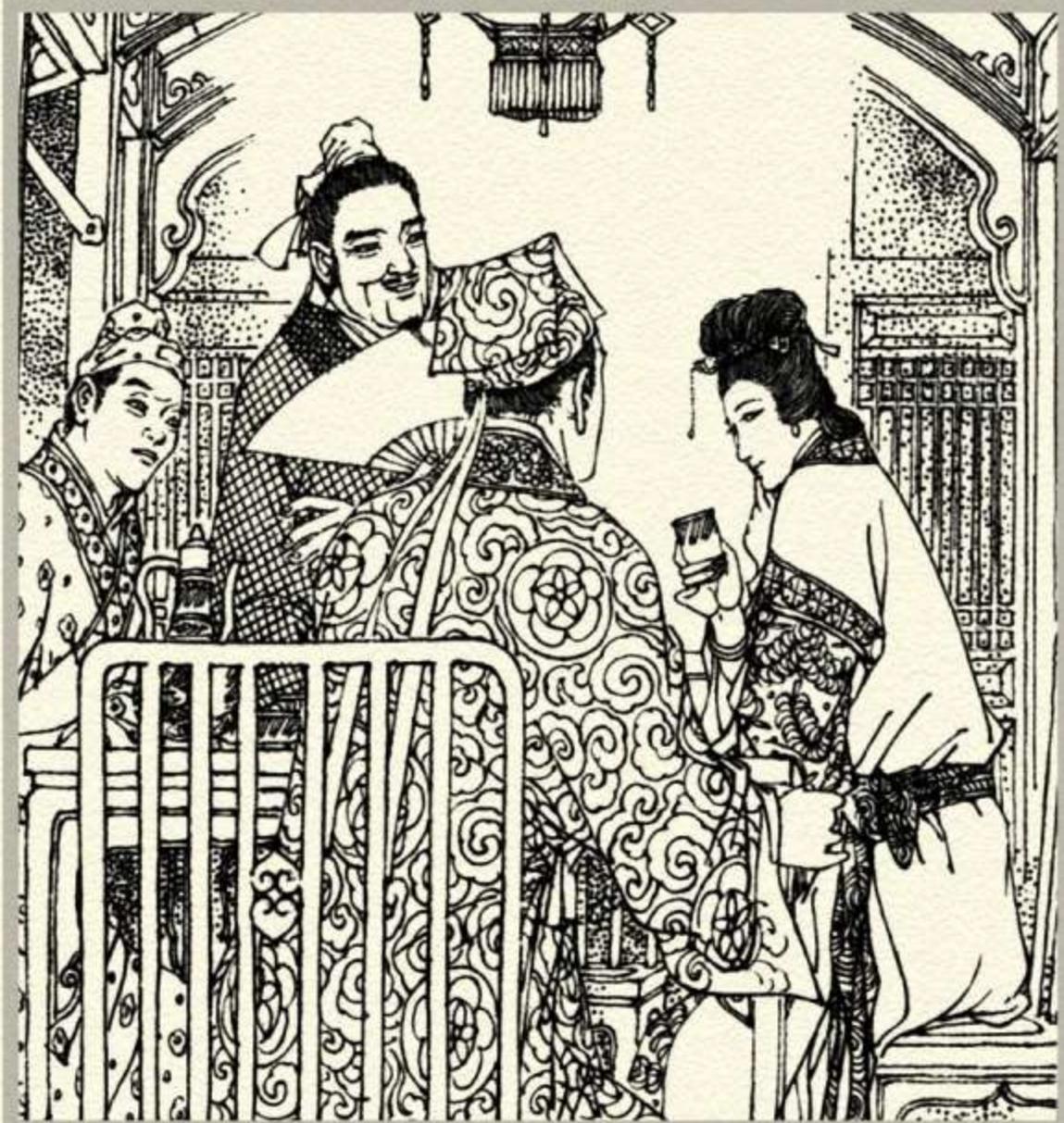
四个人高高兴兴地喝着酒，不知不觉和一只楼船靠近了，楼船内，有两三个人在下围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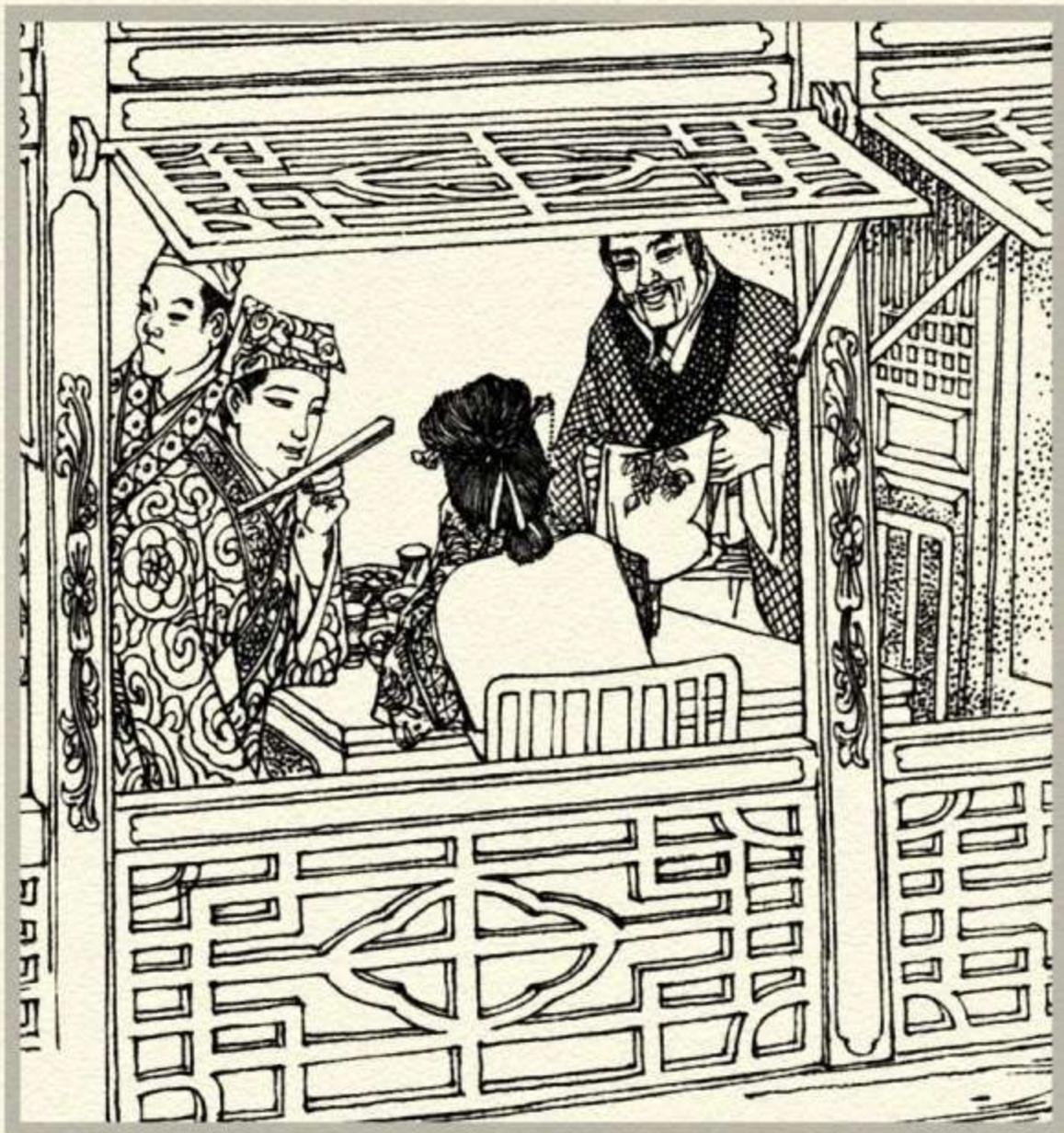
彭海秋满满地斟了一杯酒递给娟娘，向娟娘问：
「喝这一杯酒，送你回去吧！」



娟娘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彭好古听说娟娘要走，很有些恋恋不舍，轻轻拉了一下娟娘的衣角，娟娘也向彭好古暗送了一个秋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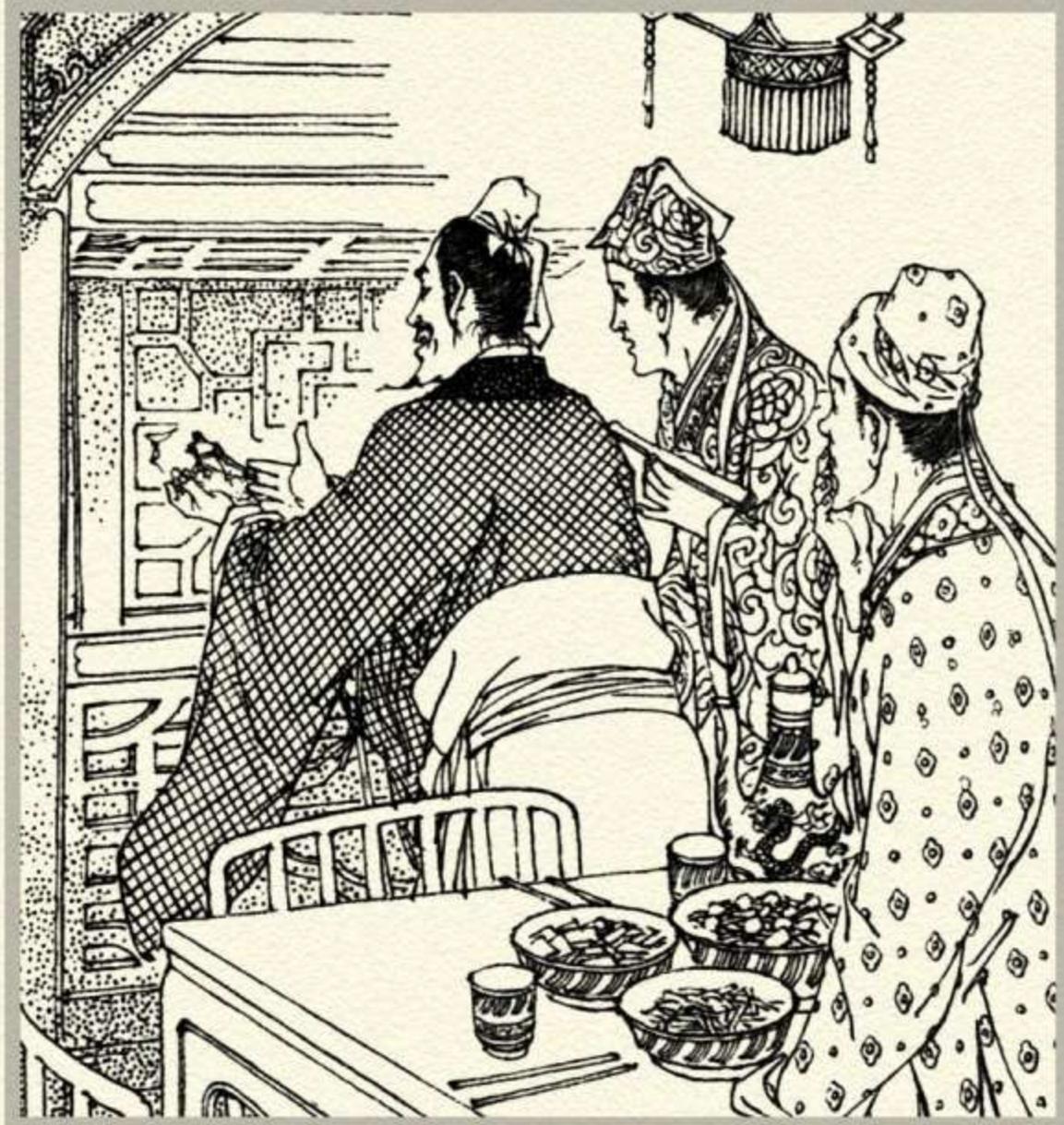
所有这些轻微的行动，都没有瞒得过彭海秋的眼睛，他拿过娟娘的绫子手巾，送到彭好古的面前说：「看来你们俩是有缘分的，我替你们代订三年以后的约会吧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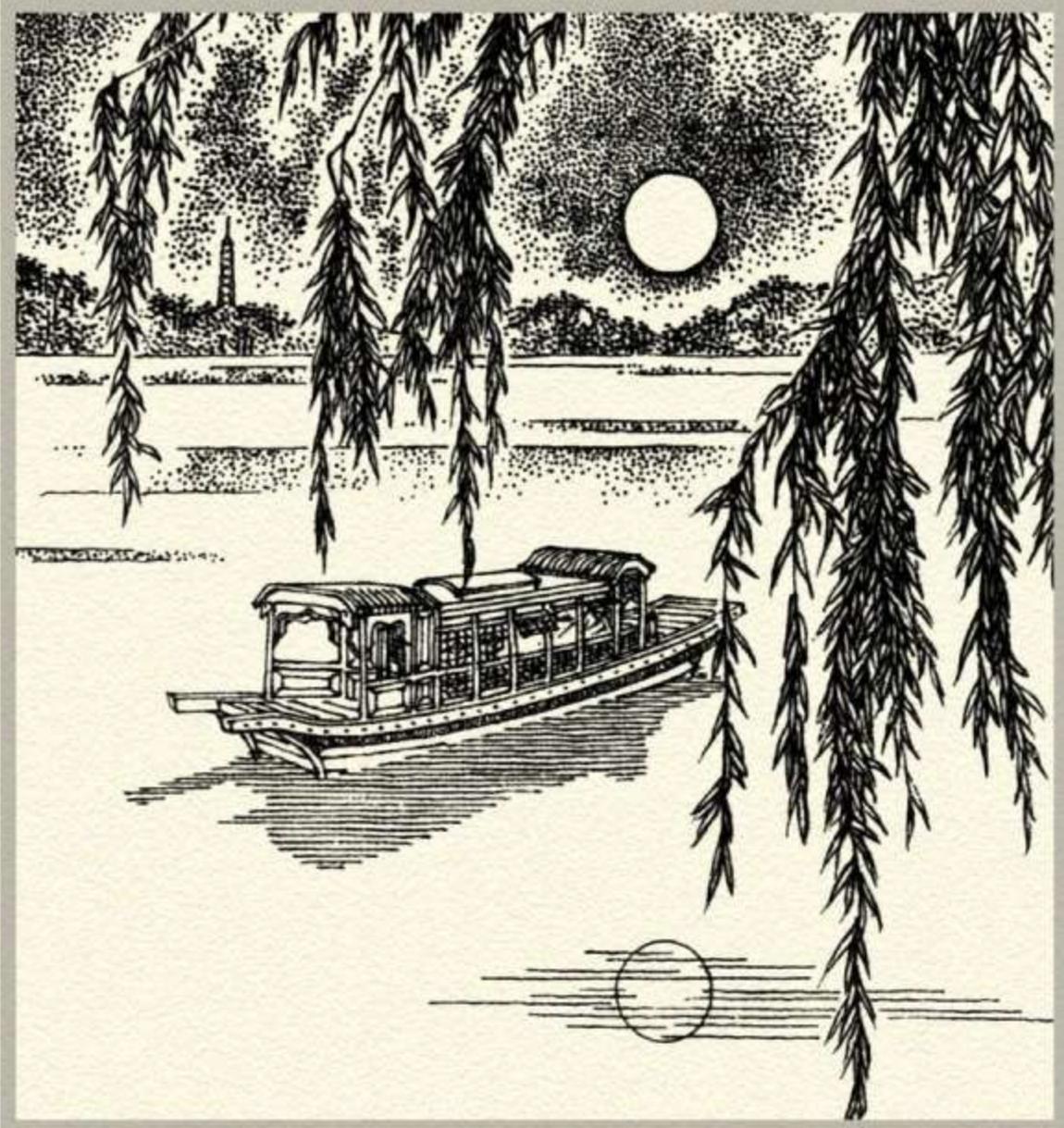
一转眼工夫，娟娘变小了，如同一个泥塑的人儿直立在彭海秋的手掌之上。



彭海秋輕輕撕開鄰船窗戶的一小块紙，將娟娘从窗眼里塞了进去。正这时，只听邻船的人喊：「好啊，娟娘酒醉啦！」



彭好古再向四外一看，竟连一只游船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一轮皎洁的明月，不断地随着水波在湖心动荡。



孤零零的一只船再游荡下去也没有多少兴致，三个人就舍船走到岸上。邱生自命不凡的劲头又上来了，不断以向导的身分，向彭好古指指点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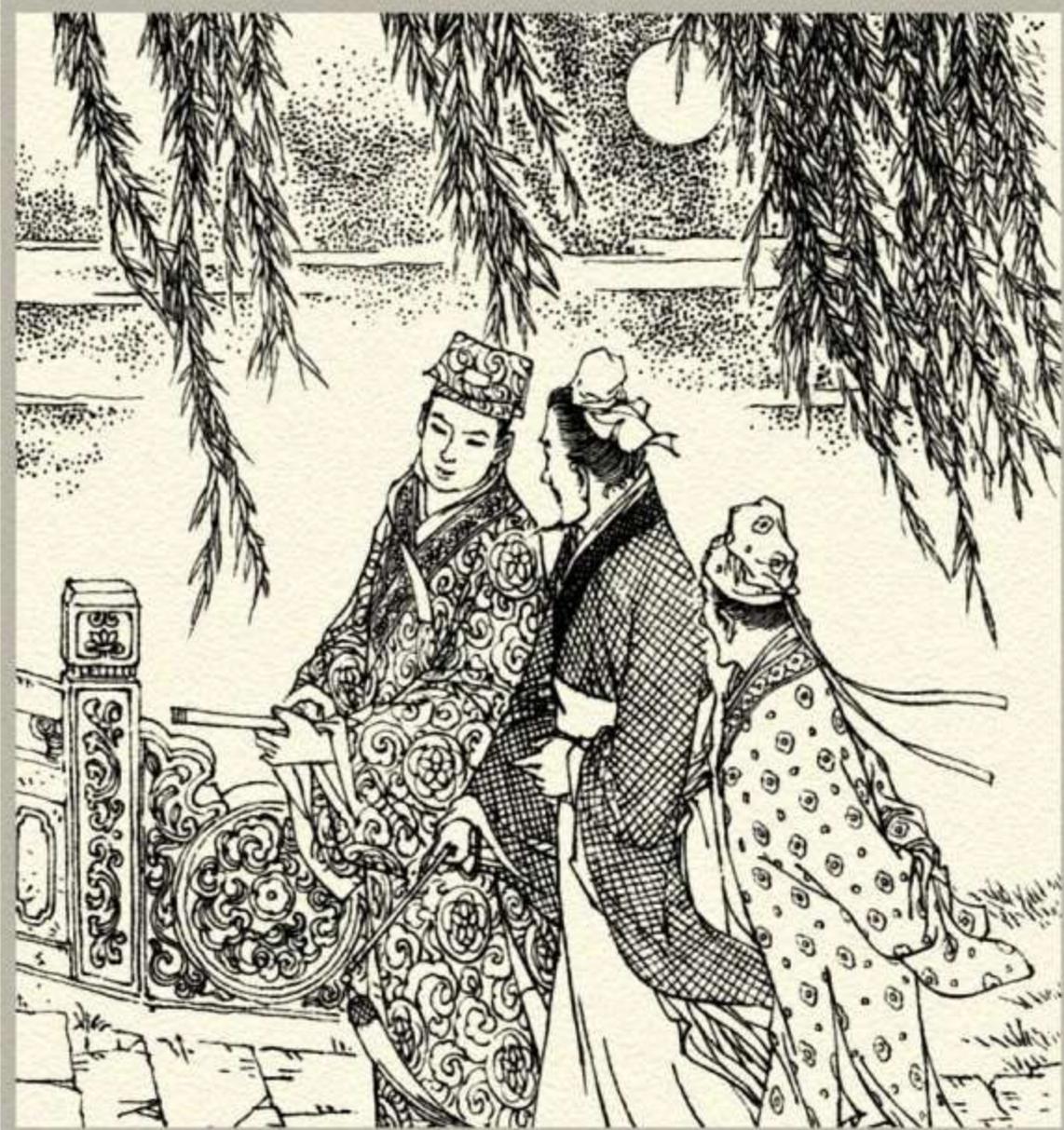
彭海秋只在一旁笑着不说话。那邱生越说越来劲，情不自禁地又吹嘘起来：「我一定要把这次游历写成一首不朽的长诗，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咱们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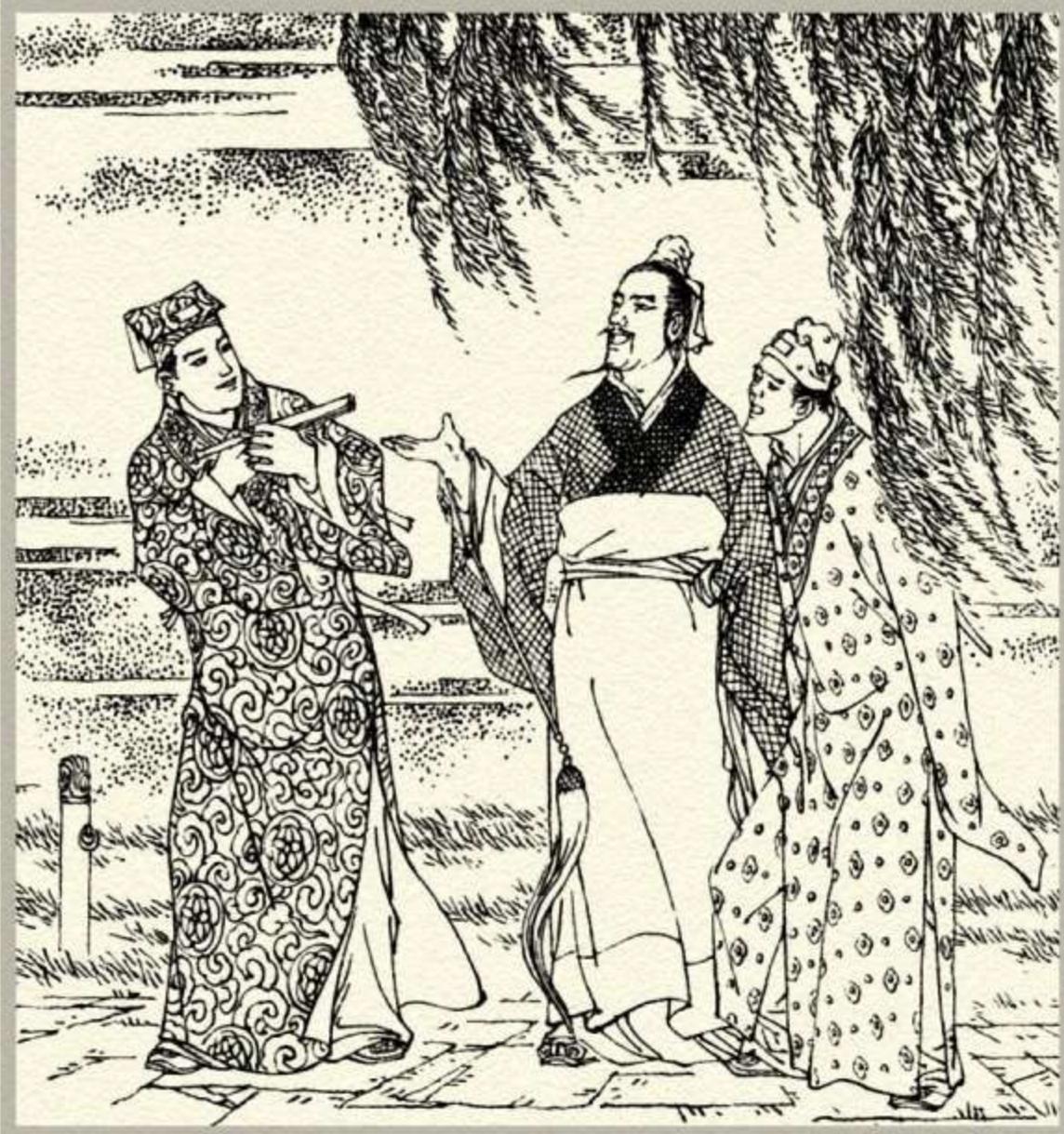
彭海秋接着说：「你这不朽诗篇的题目，我已经替你想好了，叫做《马踏千里》。」邱生问：「这是什么意思？」彭海秋答道：「日后自知。」



彭海秋一面说着，一面转脸问彭好古道：「我们也该回去了，骑马回去好吗？」彭好古表示同意。



彭海秋嘱咐彭好古先在前面等着，却将邱生轻轻拉到一边说：「来，我和你商量点事。」



邱生不知是什么事，冷不防彭海秋在他脖子上拍打了几下，连声叫道：「千里驹，千里驹，现在是你马踏千里的时候了。」



彭海秋的话刚落音，邱生再也看不见了，站在彭海秋面前的原来是一匹高大的骏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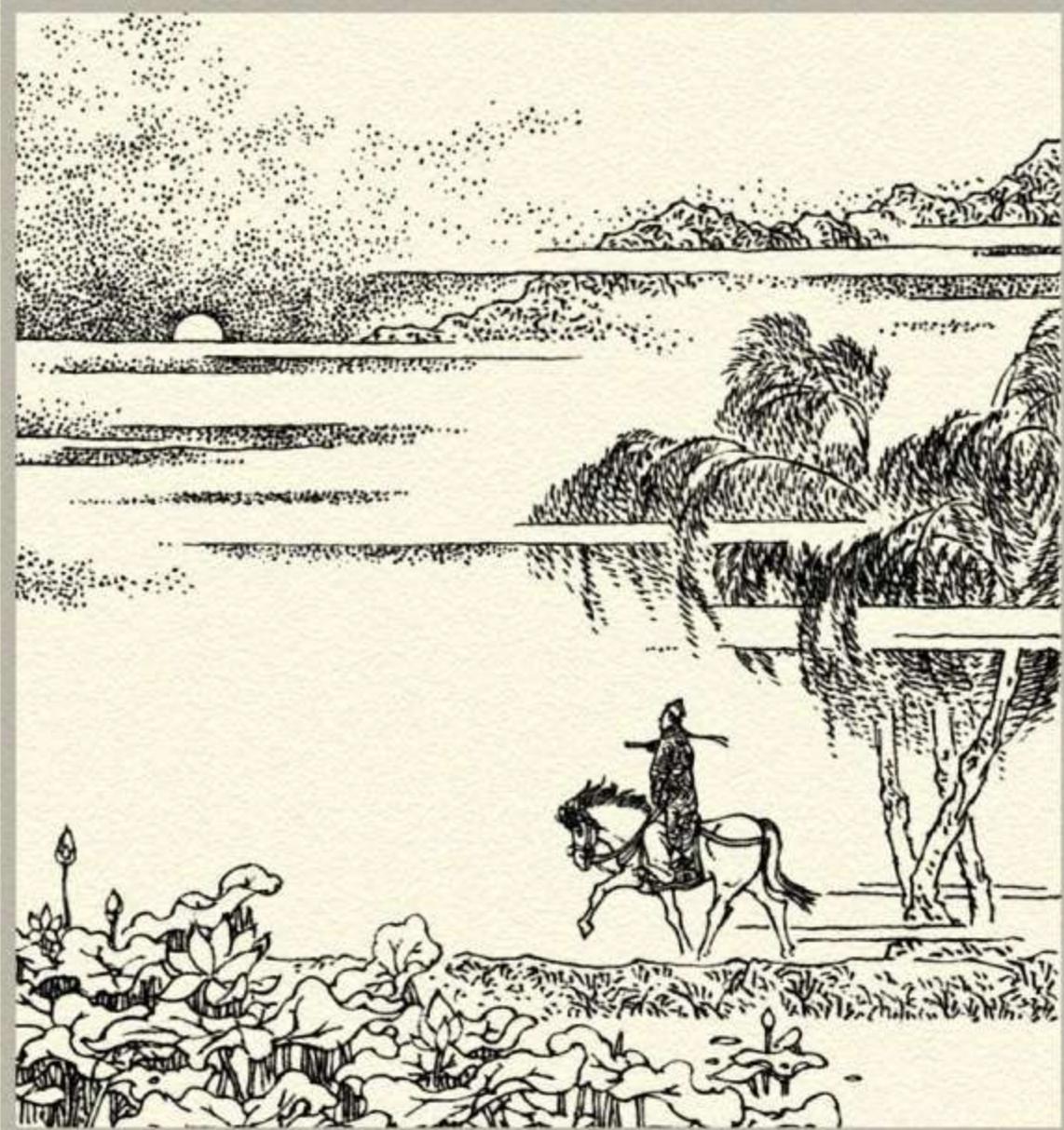
彭海秋将马牵到彭好古的面前，让他骑上。彭好古四处看不见邱生，忙问：「邱生往哪儿去啦？」海秋笑而不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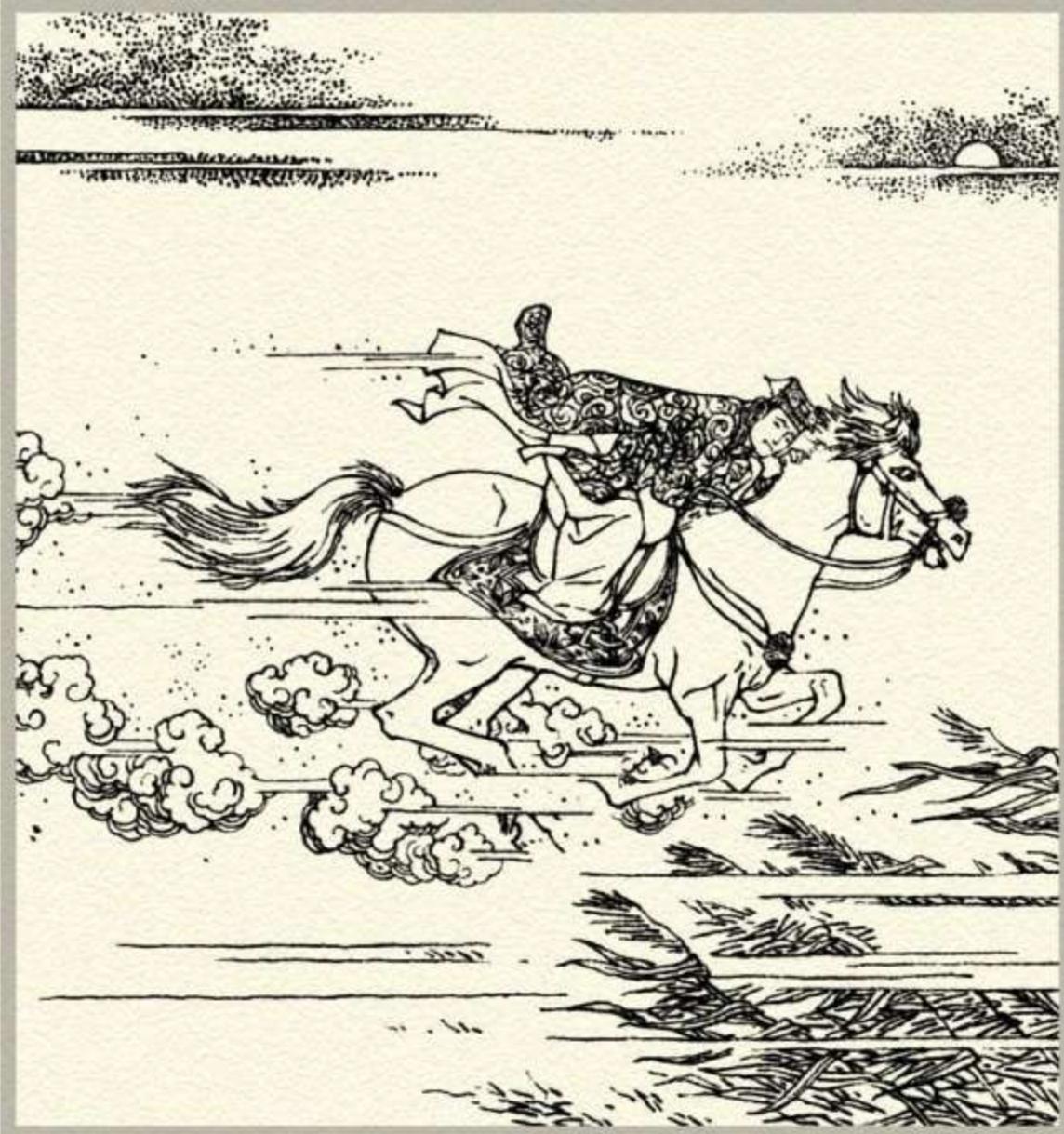
彭好古正怀疑间，一回头，连彭海秋也不见了，只见平地上升起一朵白云，直上九霄，那白云活像个人的姿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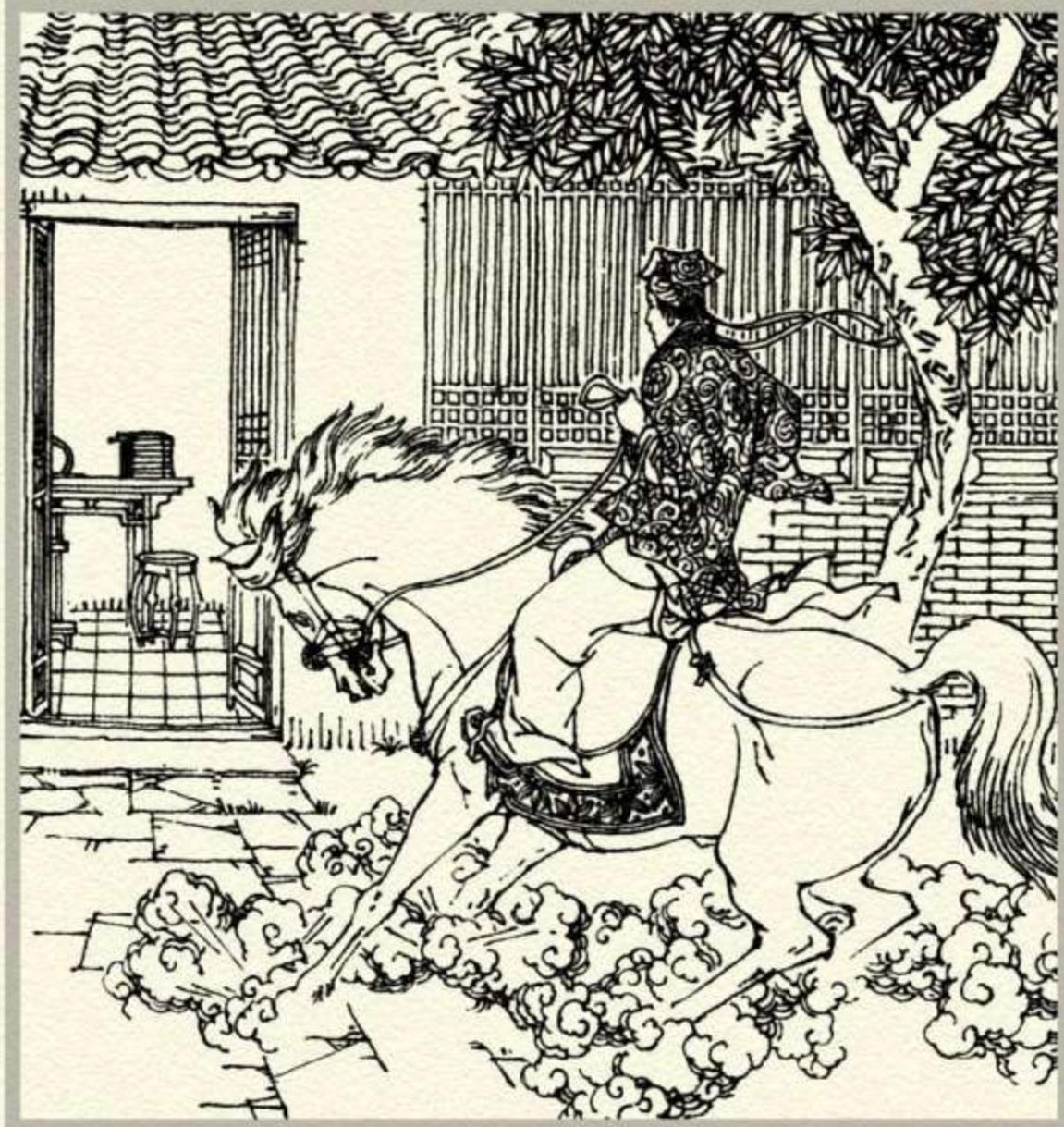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月亮虽已偏在西方，但太阳还没有升起，西湖岸边，一片寂寥，连个可以问路的人都找不到，更休想寻到邱生的踪迹，彭好古只好任着马向前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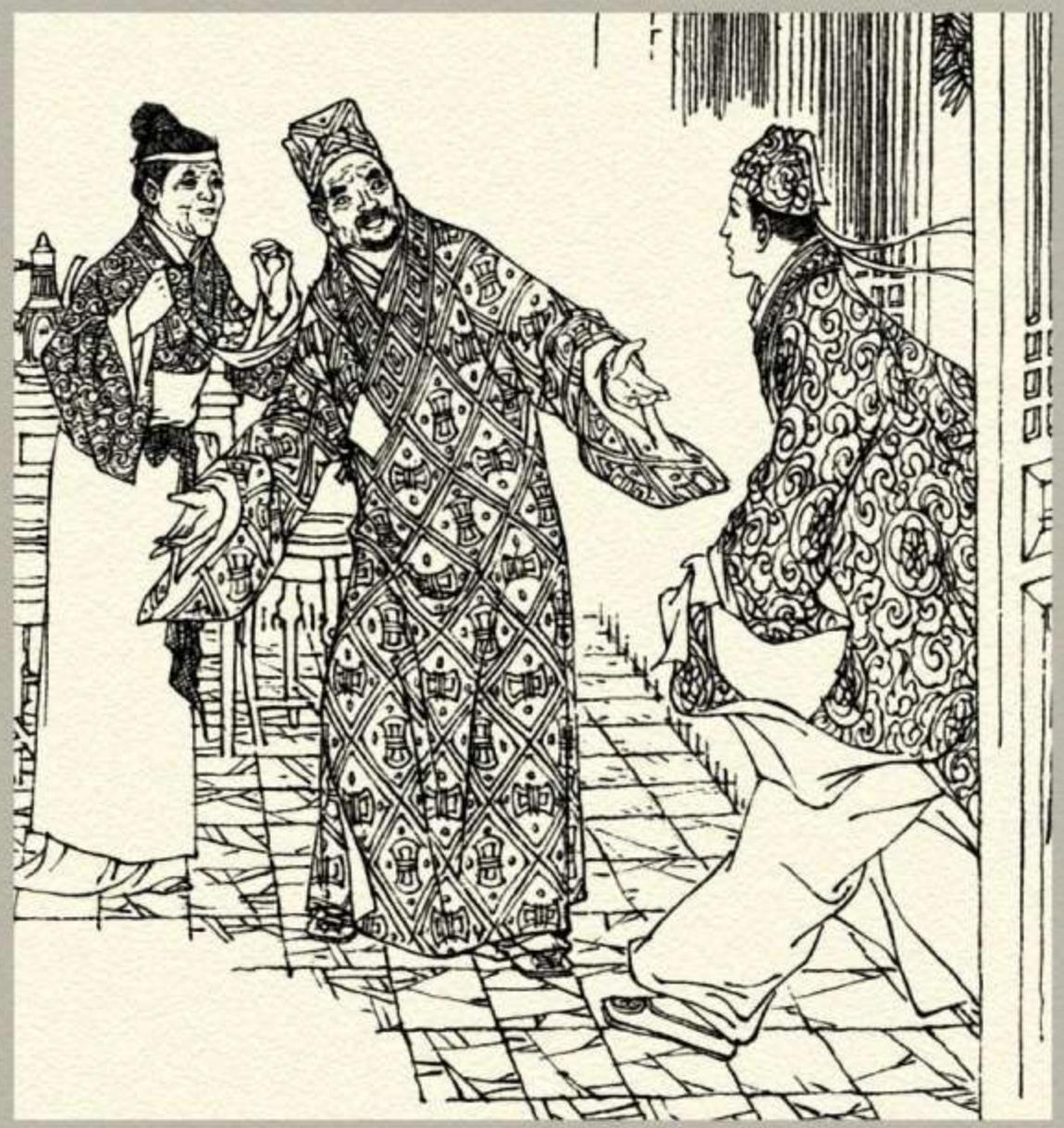
不料这匹马竟像知道道路似的，飞快地向前奔驰，四只蹄子犹如腾空一般。吓得彭好古拼命抓住马鬃，连动都不敢动。



忽然，马停了，彭好古定睛一看，原来面前正是他那间书房。这时，太阳还没有落山，一天光景，这匹马已经驮着他跑了一千多里。



彭好古走进书房，只见父母却因儿子的突然失踪正在那里啼哭。老人们竟想不到地看见儿子走进来，真是又惊又喜。



彭好古说自己刚从西湖游玩回来，父母都不相信。正说着，邱生的妻子来找丈夫，彭好古不敢把邱生失踪的事说出来，只推辞没有看见邱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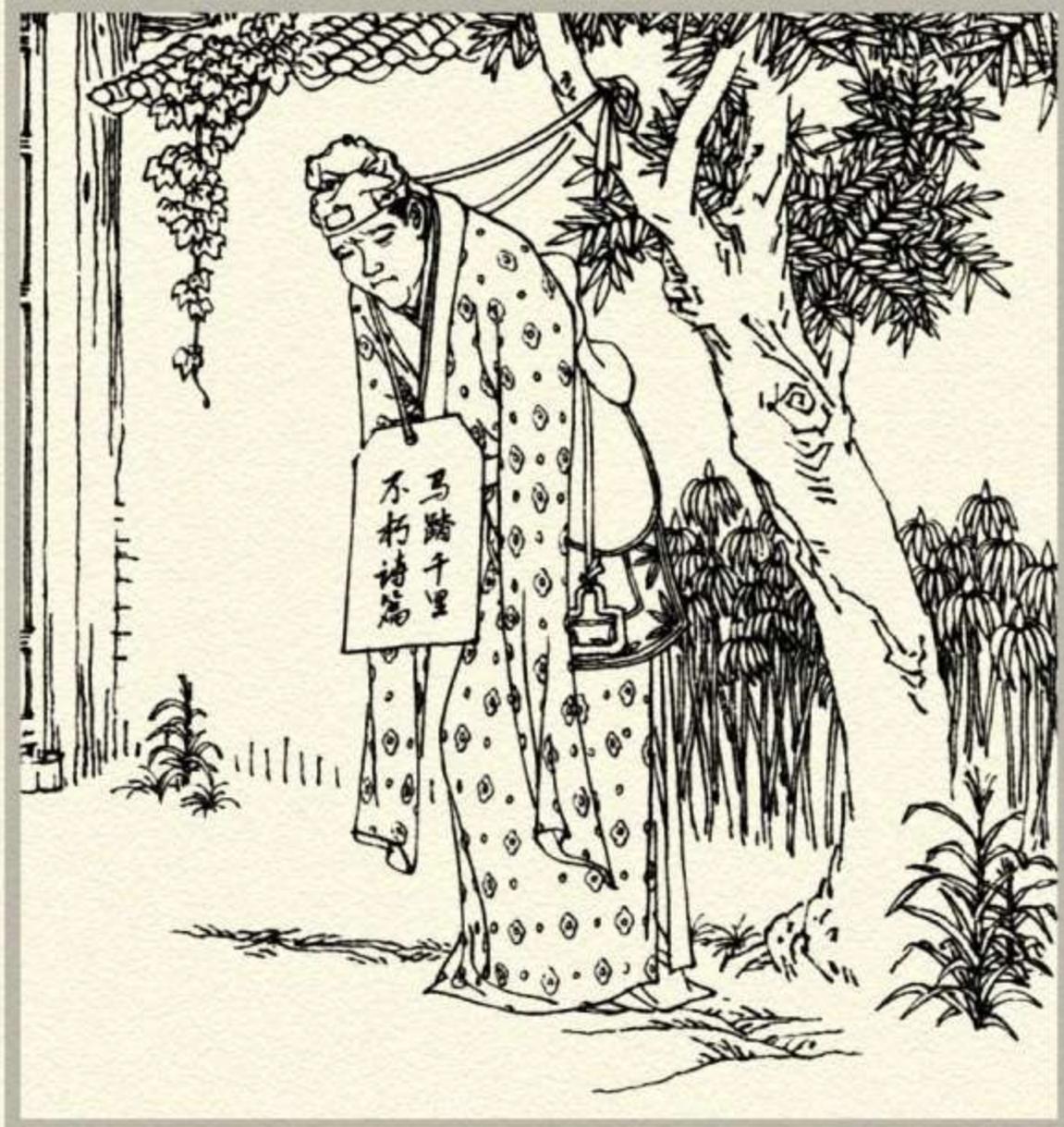
邱生的妻子又哭又闹，彭家好不容易将她送出门，忽听，树下拴着的那匹骏马长啸一声，那声音像是马嘶，又像人喊。



大家仔细一看，原来拴在树上的并不是马，却是
邱生，嘴里咬着马嚼子，背上背着马鞍，模样十分狼
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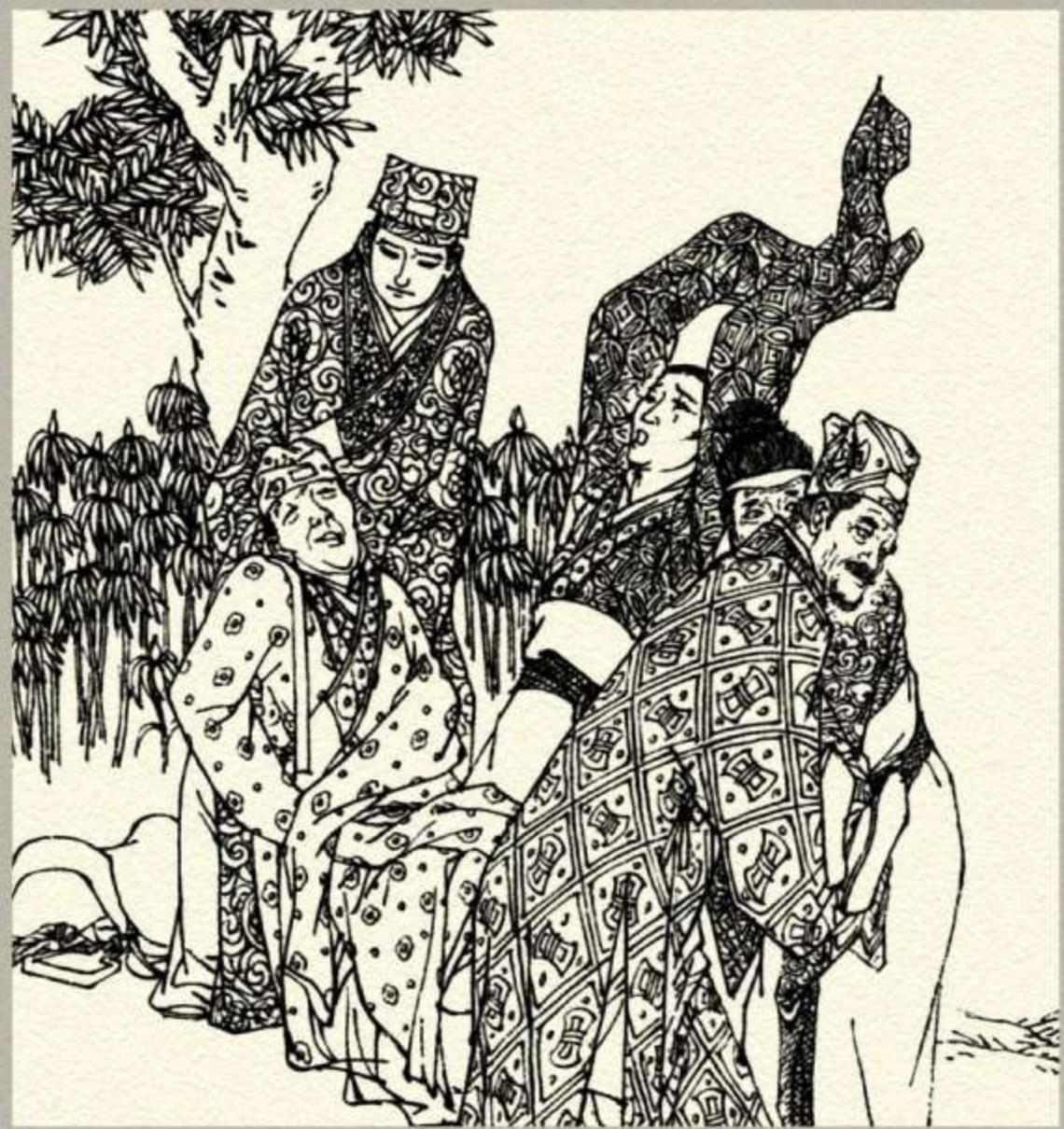
尤其让人奇怪的是，邱生的前胸还挂着一块木牌，那木牌上写着八个大字：「马踏千里，不朽诗篇！」



邱生的妻子看见丈夫这等模样，就不依不饶，那边邱生说不出话来，却连连摆手，意思是不让妻子张扬。



彭好古也顾不得向邱妻解释，连忙前去替邱生卸
下马鞍、马缰和木牌，只见邱生面色又灰又白，活像
死人，问他话，他也不回答，口中吐着白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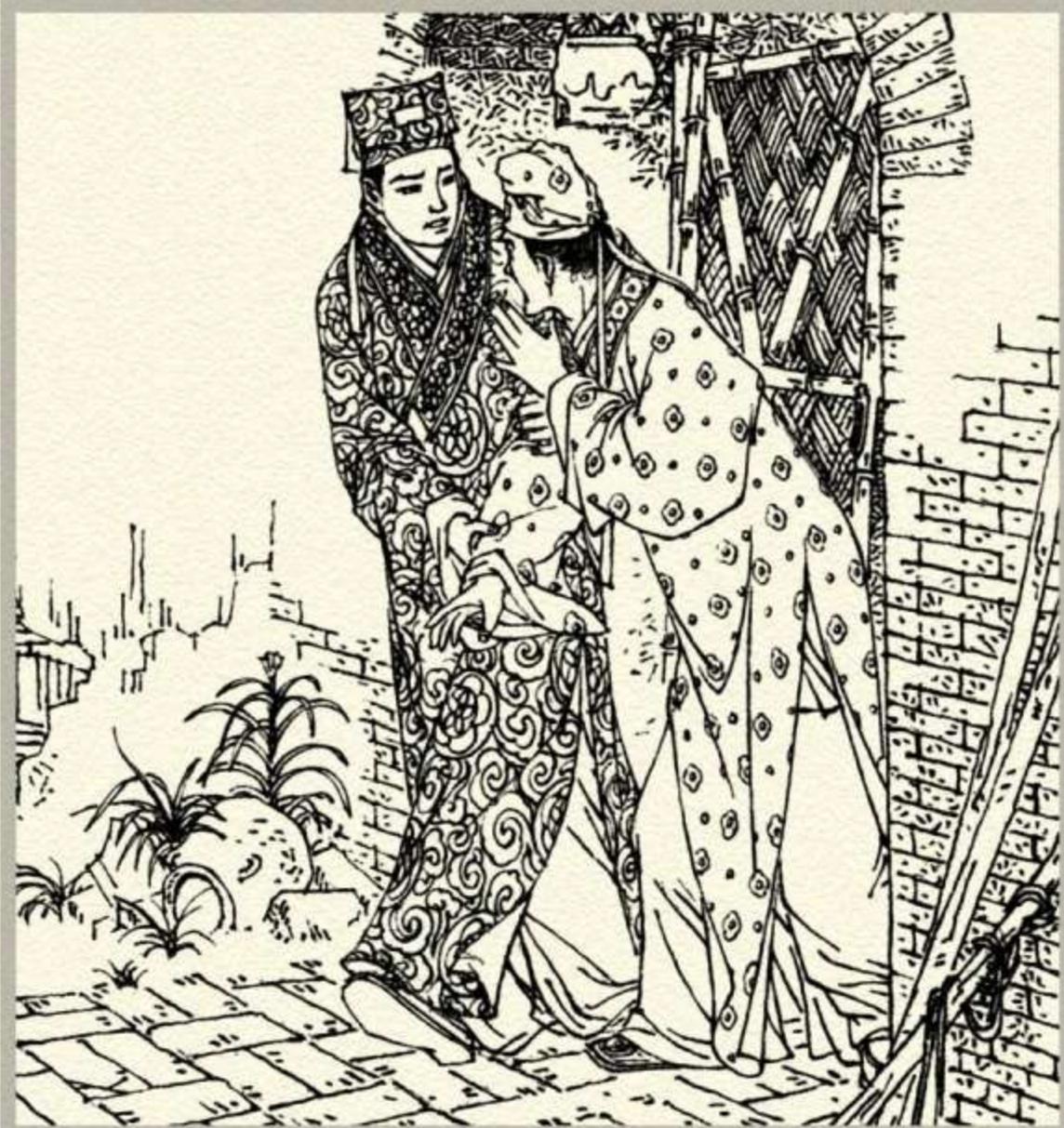
几个人把邱生抬到屋子里，灌了几大碗姜汤，才慢慢苏醒过来。



邱生一醒來就要去大便，彭好古連忙摻扶着他，
誰知道拉下来的并不是人糞，而是一大堆马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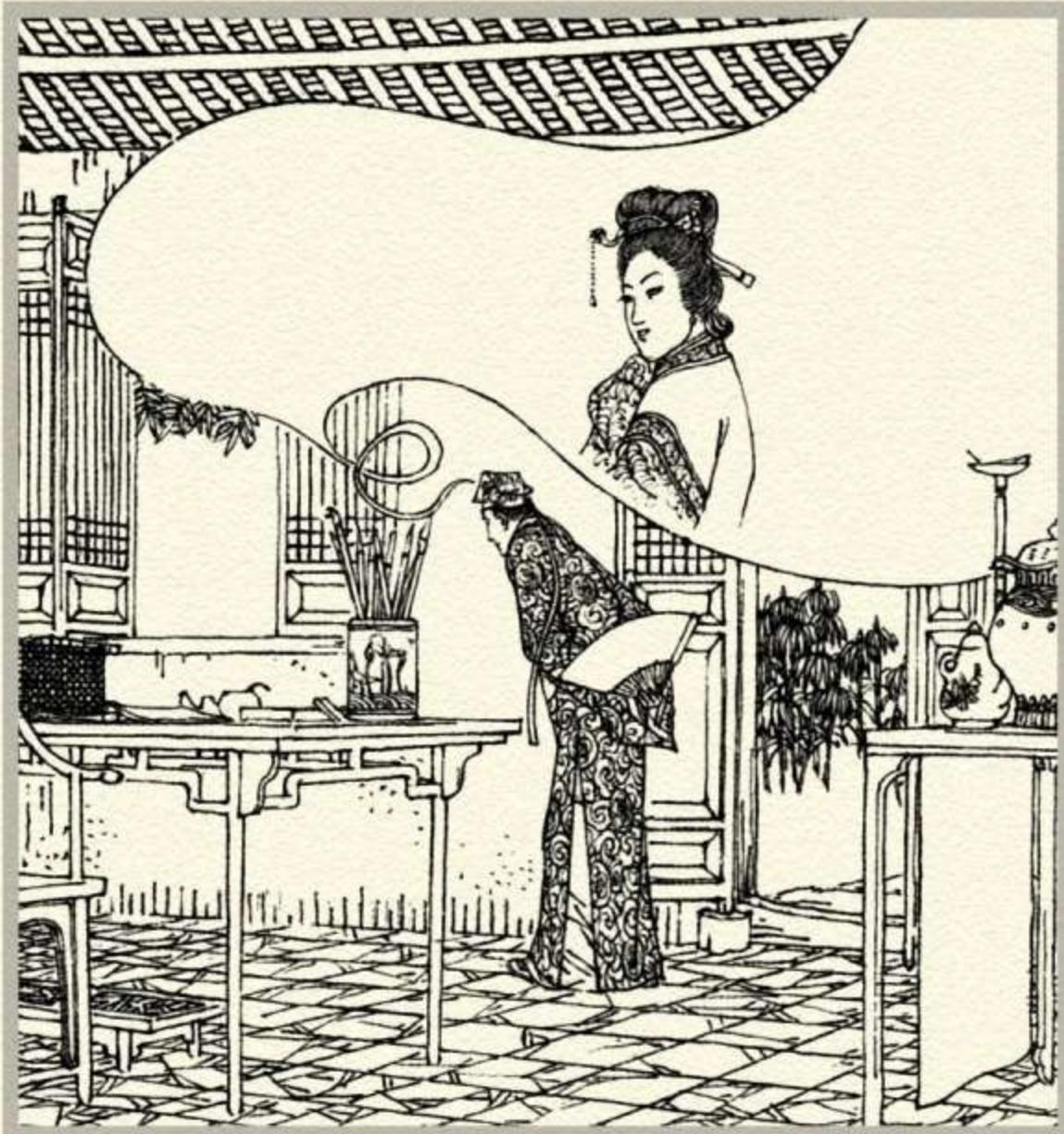
邱生想起游西湖和变马这一段事，惭愧得恨不得钻入地缝中去，一再请求彭好古不要向外泄露，彭好古安慰地说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决不出去乱说。」



彭好古送邱生回家，只见邱生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，已被扫尽无余，低着头，似乎在悔恨自己的错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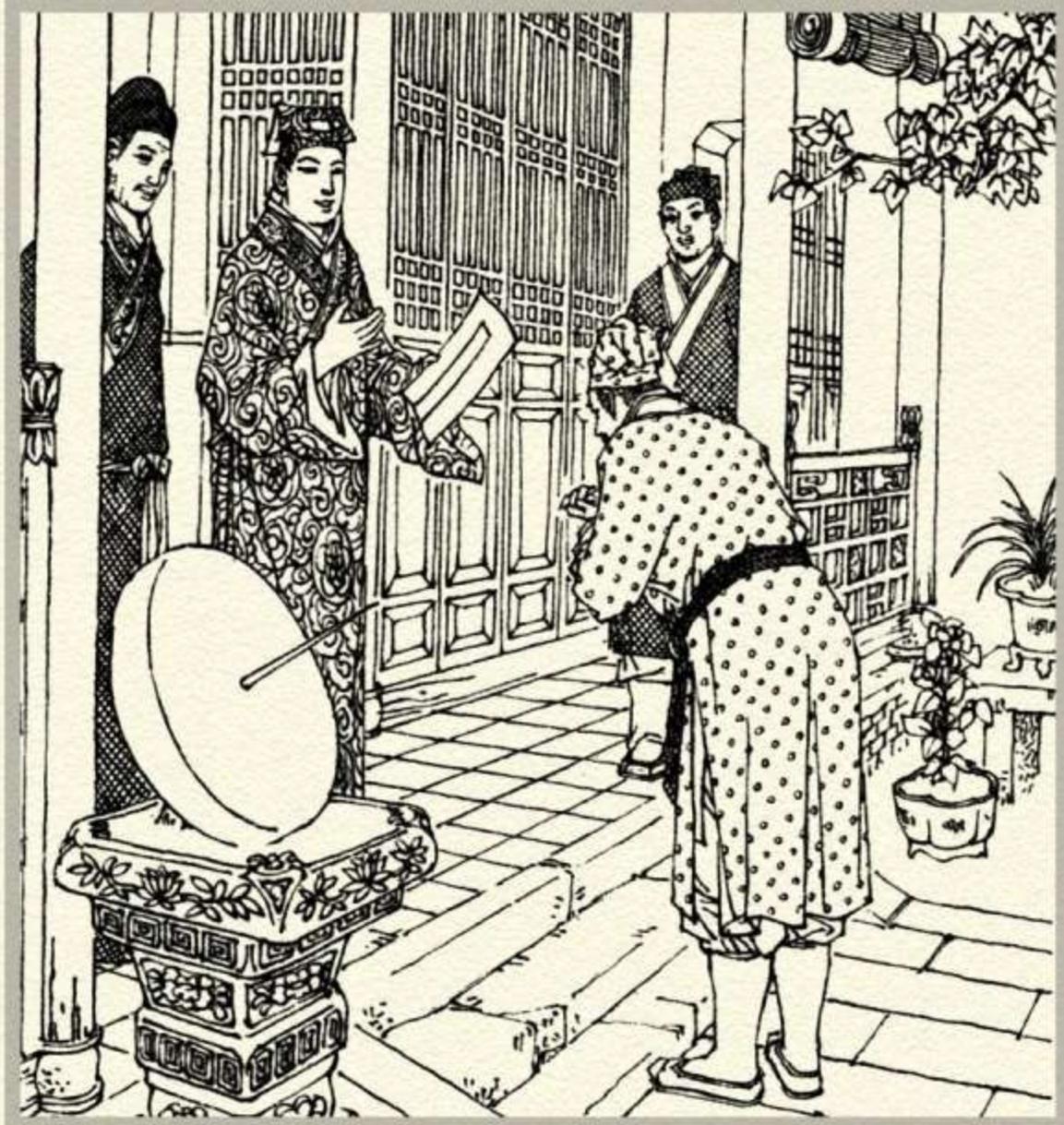
多情的彭好古，一直在惦念着娟娘，父母几次要给他娶亲，都被他托词拒绝了。



转眼又过了三年，彭好古的姐夫在扬州做通判，父母命他去扬州看望姐夫。



扬州有个梁公子，和彭家是多年的旧交，听说彭好古来到扬州，就专门备下筵席，请彭好古去赴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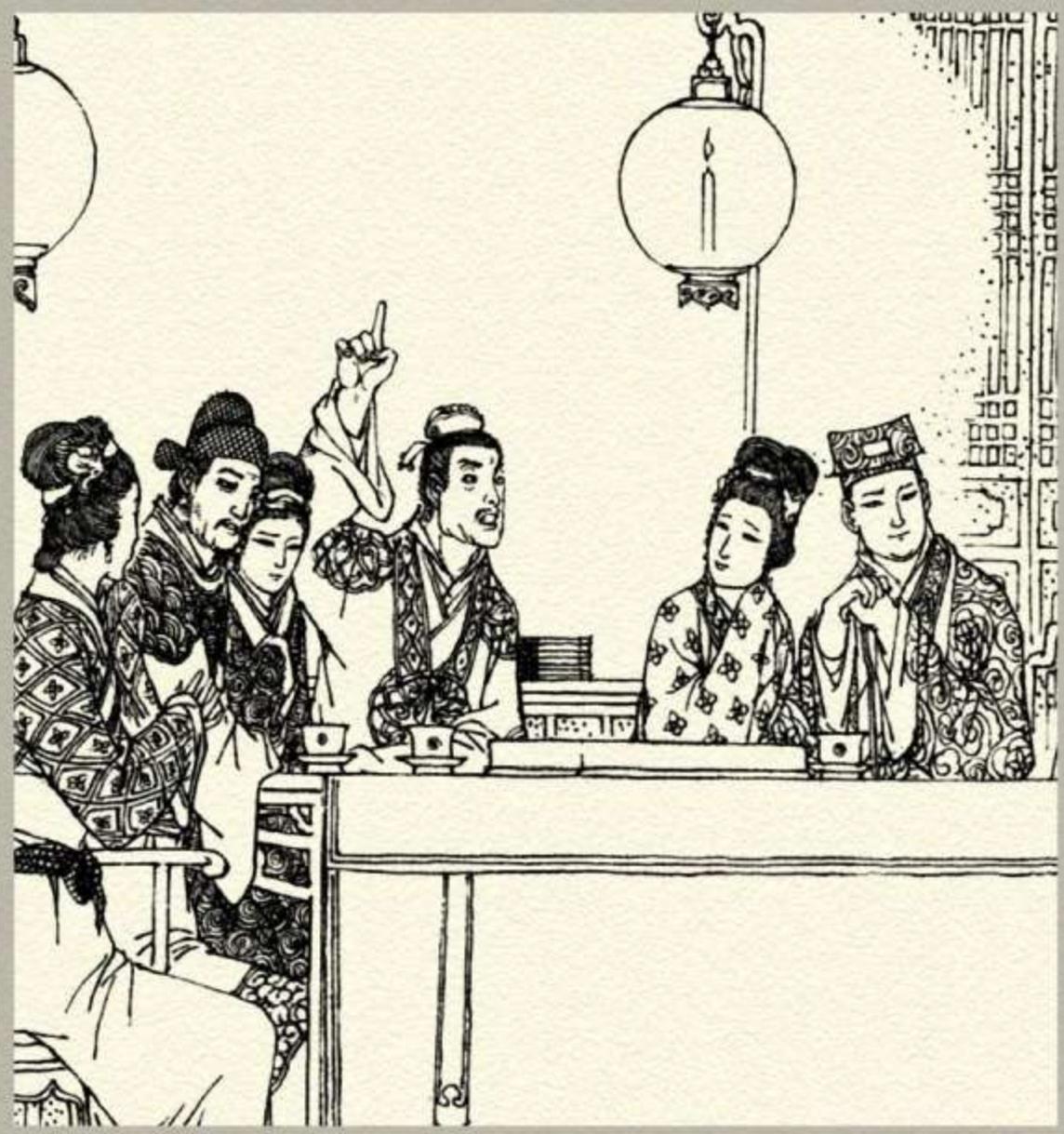
宴席间，梁公子特地招来当地一些有名的歌伎助兴，歌伎们纷纷上前拜谒宾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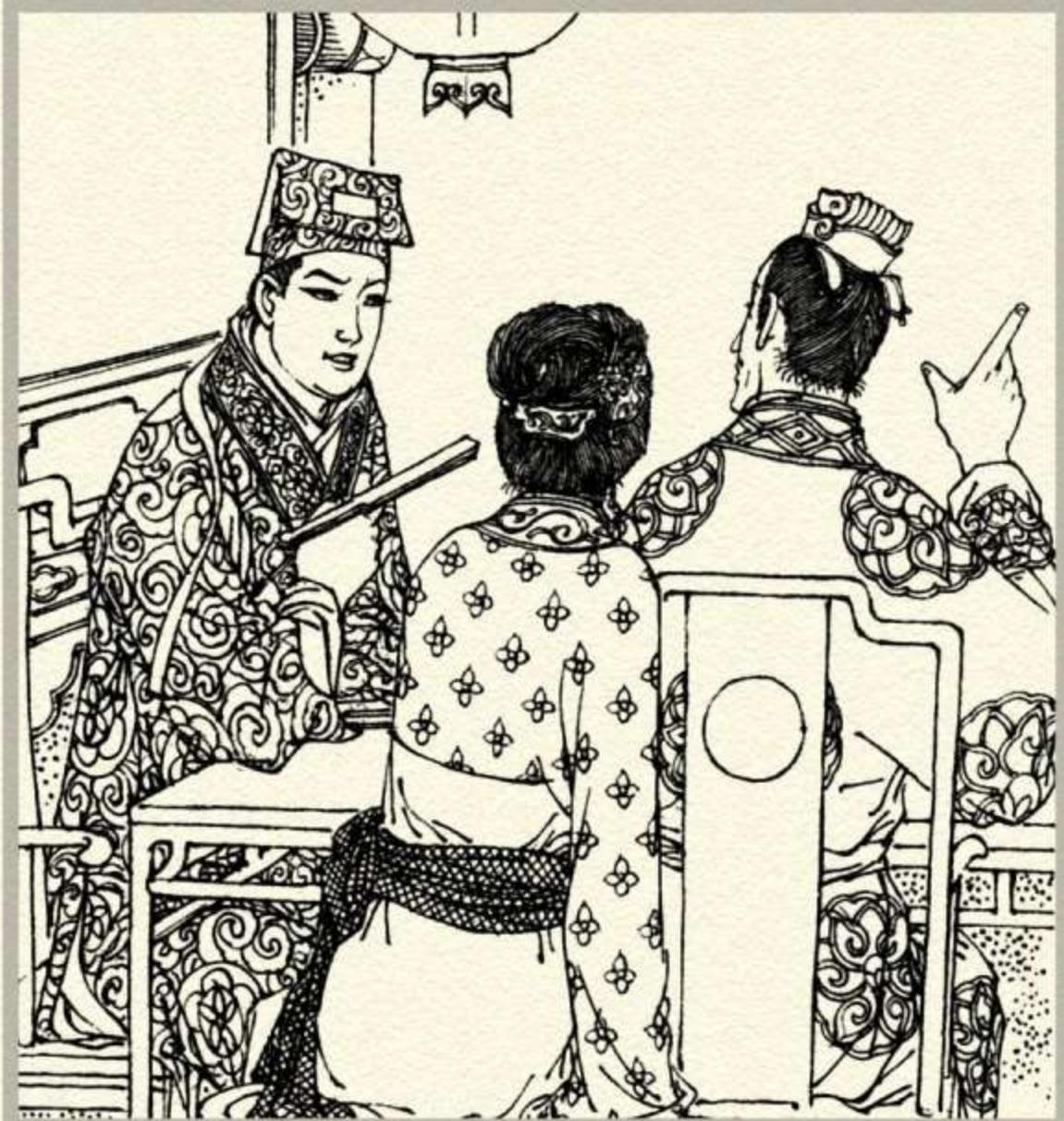
梁公子见歌伎中独独少了最有名的娟娘，就问：「娟娘为什么不来？」家人连忙回答：「她病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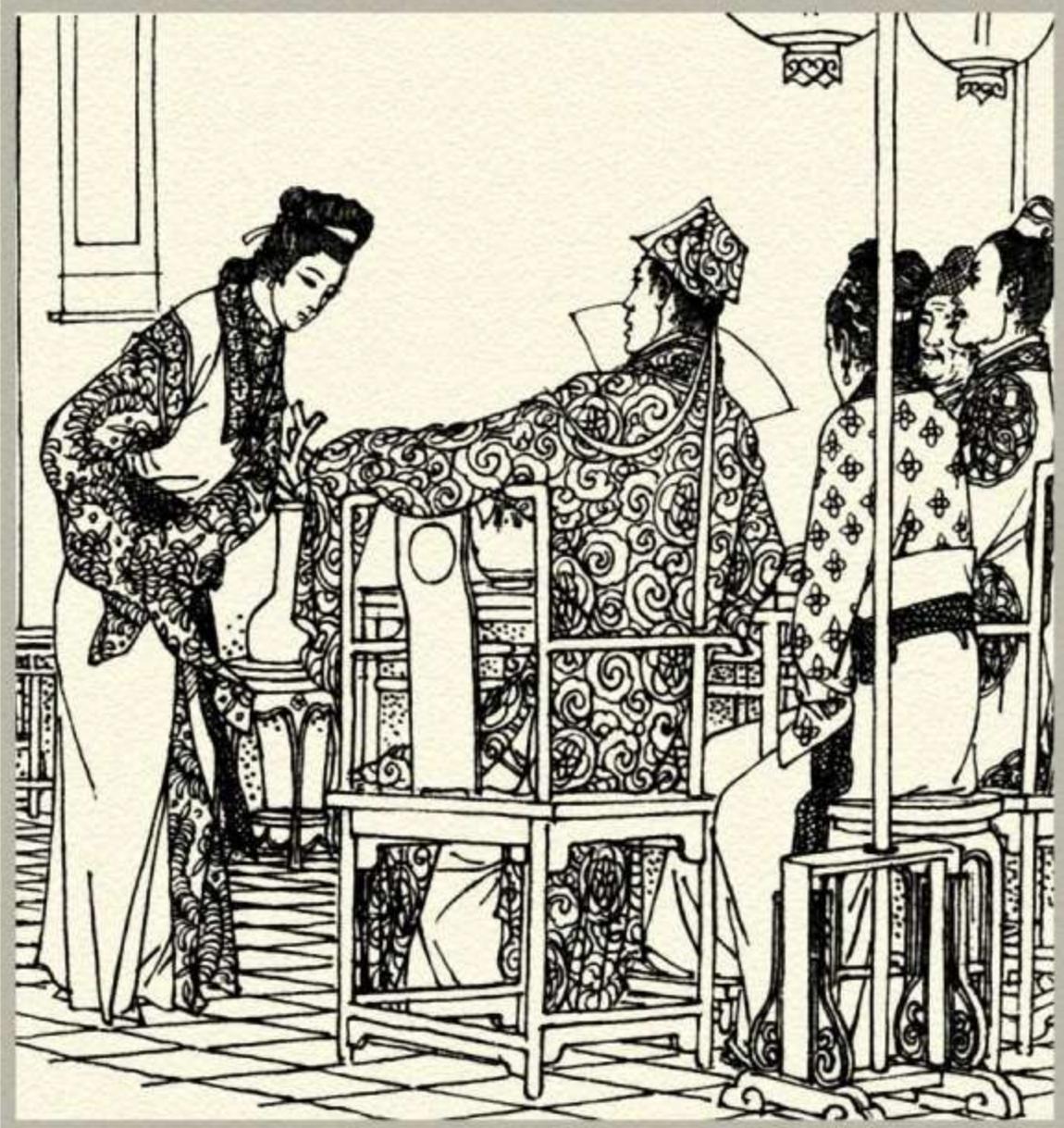
梁公子听了很生气，说：「这娼妇身价越来越高，连我也请不动了，就是用绳子捆也得把她捆来！」家人领命而去。



彭好古听到娟娘的名字，忙问娟娘是谁？梁公子说：「也是娼女，在我们这一带算是头把交椅，架子越来越大。」



彭好古心想：「這娟娘也许是偶然同名。」但也很想見一面。一会儿，娟娘來了，彭好古一看，正是那年中秋见到的那个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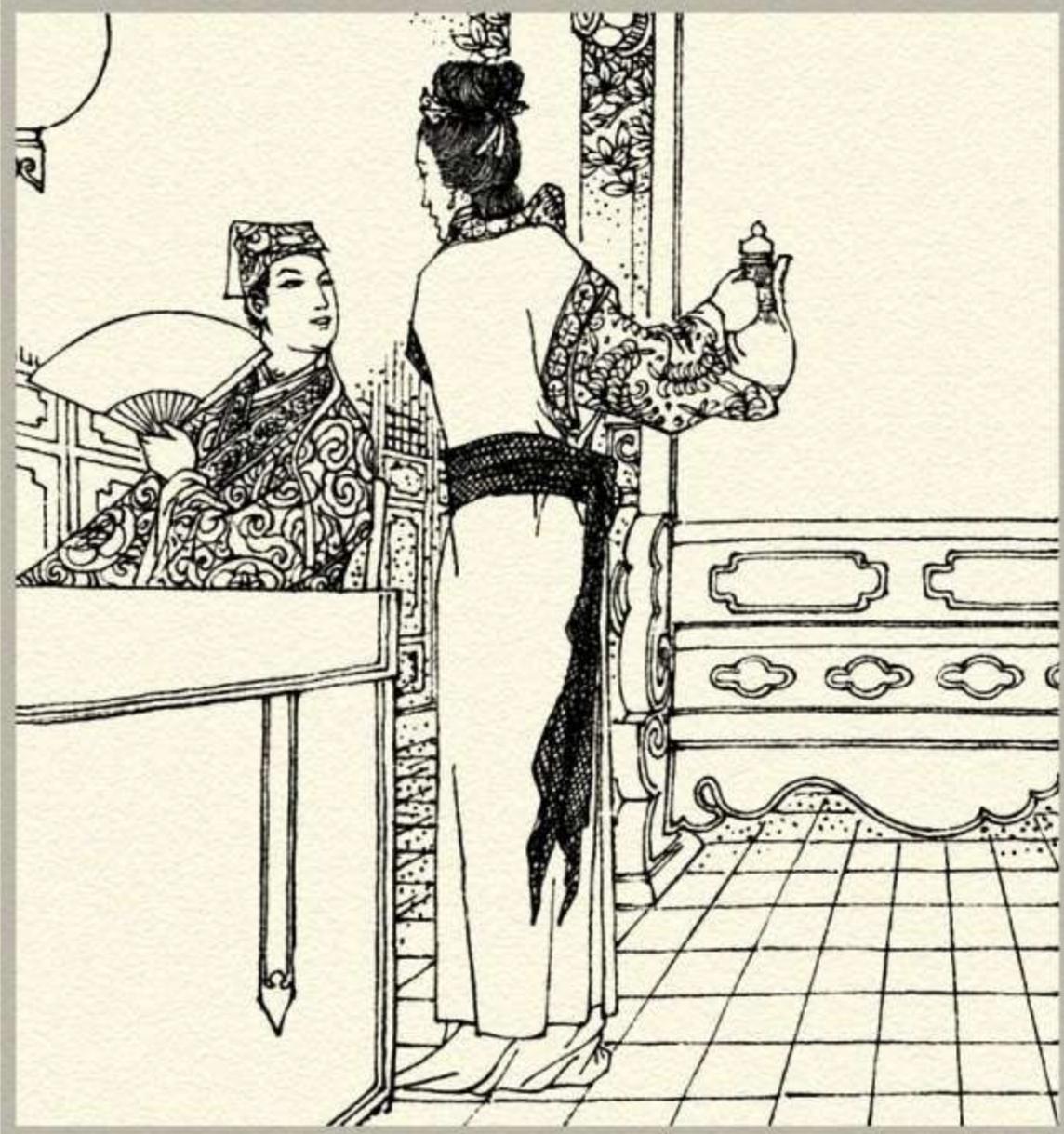
梁公子大罵娟娘不该在他面前拿架子，娟娘忙说：「实在是身体不舒服。」彭好古也忙插进来说：「这个人和我是旧相识，请公子原谅她一次吧！」



梁公子见彭好古替娟娘求情，也不细问。就让娟娘给彭好古斟酒，娟娘见彭好古十分面熟，却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



彭好古低声问娟娘：「你还记得《薄情的郎君》那个曲子吗？」娟娘更加惊骇不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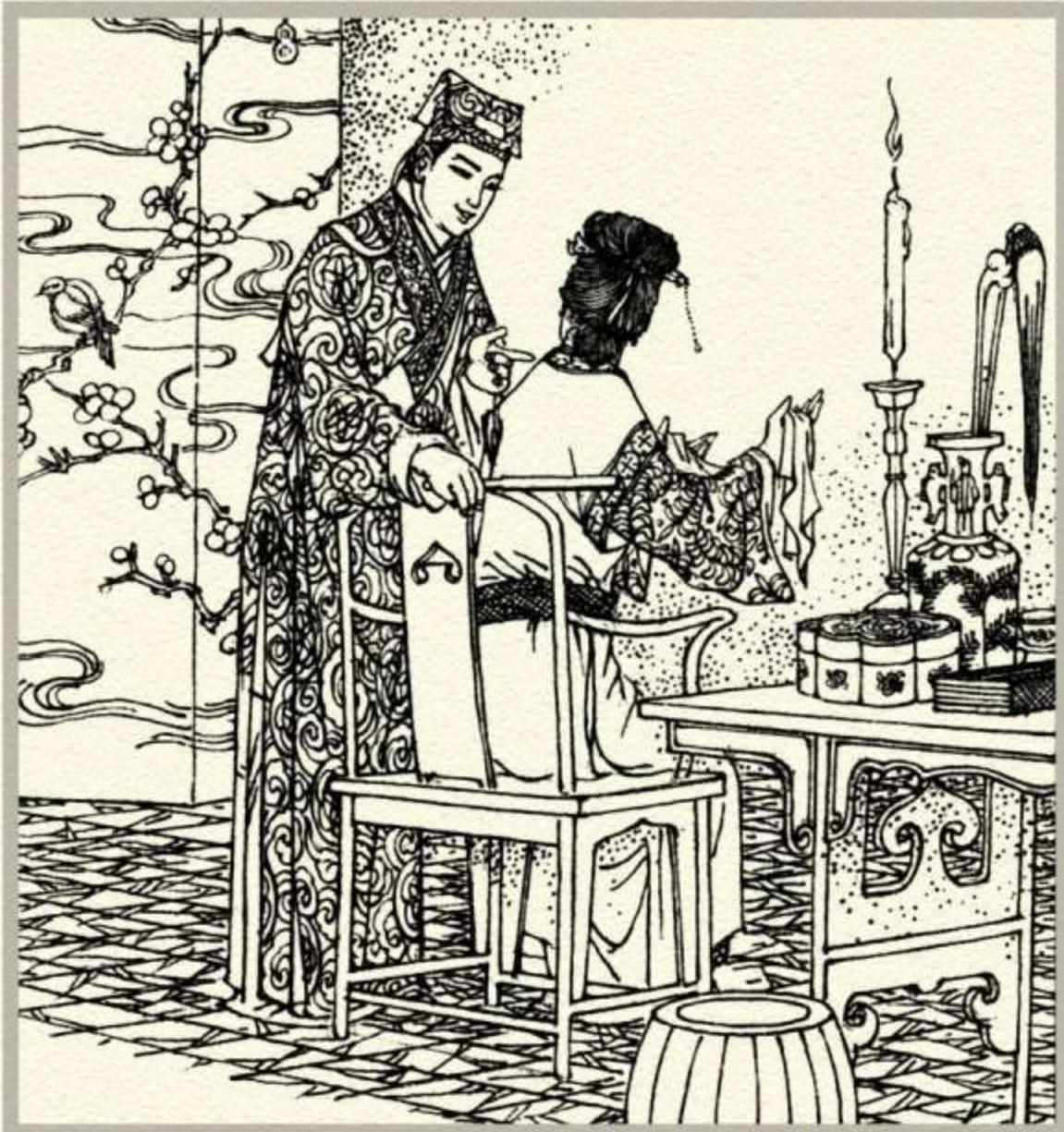
酒宴已罢，梁公子见彭好古对娟娘很有情意，就让娟娘去陪伴彭好古。



彭好古拉着娟娘的手，向她说起三年前旧事，仙人如何将娟娘招去，又如何乘船同游西湖。娟娘高兴地说：「我想起来了，我当时梦见三个人，你是其中的一个。」



彭好古说：「这分明是仙人给我们牵的红线，订了三年之约。」说着，便拿出当年娟娘赠送给他的绫巾，又道：「你看，这物还在！」



娟娘见了绫巾，忽然泪流不止，说道：「你今天也看见了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一切都由不得自己，你虽然有情，怕也难救我出这苦海呀！」



彭好古拍着胸脯说：「我们既然有约在前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把你赎出来！」娟娘哭着说：「你没有一千两银子，想赎我也很难哪！」



娟娘的话刚落音，只听空中有人说：「彭好古，接银子！」一包银子，端端正正落在屋子中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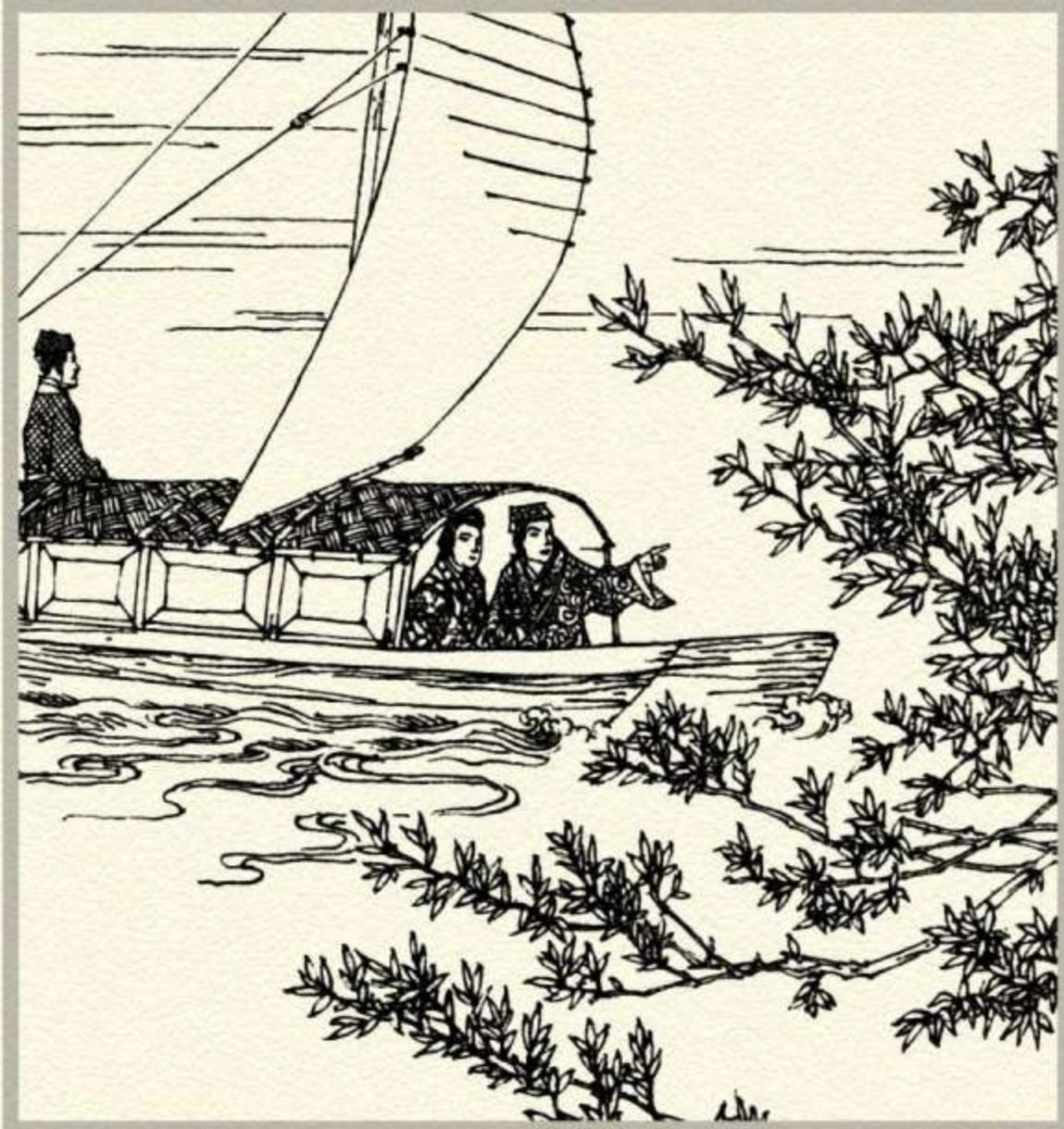
彭好古与娟娘忙到院中，向空一望，只见一朵彩云，上面站着一位神仙，正是彭海秋。



彭好古与娟娘望空深深一拜，那彭海秋早已不知去向。



彭好古就用那包银子替娟娘赎了身，从此，夫妇二人粗衣淡食，过着不求名利的田园生活。





绫巾缘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中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王君
绘画：王亦秋

出版人：刘子瑞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技术编辑：郑福生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23282867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92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